

東亞

十二月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
十二月

卷二 期二

上海華英書局發行

本社發行東流文庫啓事

讀者諸君：

已有不少的人化了不少的時間，在鬧着要怎樣來建設我們的新文學的基礎。這，檢討也吧，介紹也吧，如果不自己振作起來，極力把我們創作的水準提高，還是空談的，理論是從創作裡面加分鑒定的，沒有創作仍然是落空的。創作才是實踐者，也才是建設者，長年說要檢討中國的文學，要知道正缺乏沒有着手在創作方面做工夫呀！

是的，文學也需要一種鬭爭來促進時代的建樹，在這鬭爭裡如果有堅實的文獻整批整批的貢獻給大眾，自然這就是文學的努力，文學的建設了！

我們不敢自誇，但，我們是下了十二分的決心，要從這一方面努力一下了。我們計劃着，而且已進行着，一九三六年的發展，我們要以有力的，正確的，可以給人充當糧食的創作，按期的貢獻到荒漠的文壇上去，看吧，我們第一期供獻的有東流文庫十二種，六種已在印刷中了！爲要普遍於讀者起見，爲求得更多數的讀者鑑賞和批評起見，特廉價的按次舉行特別預約，預約者可將預約定單隨起連同書價寄下。

直接訂購地址：

- (一) 日本東京從橋區戶塚町一ノ五九七 改明館支店內本社
- (二)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西三二四號 上海雜誌公司

宇宙之歌

詩集

定價四角

陳子鵠著

內容

1. 狂歌
2. 真理的探討
3. 聖誕前後
4. 情懷

沫若先生說：「作者有真摯的情緒，洗鍊的詞藻，明白的認識，『論詩人』人性的掘發均「有極純粹的見解。」

—誌雜藝文合綜—

東 流

—次目號 月二十—

輯特作創

追悼會	俞鴻謨
木桂的故事	東平
人與獸	洪為濟
天明	斐琴

島木健作的文學私見	張香山
德永直的創作經驗	王一葦

東平的眉目	郭沫若
-------	-----

一封投進烽火裡去的信	陳子
啓示	魏晉
哦，我不知道這是第幾次的失眠	林

大戰時代的日記	陳達人
---------	-----

寫給初學創作的人的一封信	庫茲米契
創作技術問題	秋田雨雀
柴霍甫與高爾基論創作的信	(九、三四、五)

巴比塞的人格	蘇契夫
--------	-----

★蕭洛霍夫訪問記	伊士維斯奇
----------	-------

◎生活的真實	張萍
--------	----

批評論	孟式鈞
-----	-----

追悼會

鴻 謨

于團長急得在會客的書房內度來度去，脚步沉重，皮鞋踏得地板磅磅的響。平日善於涵養的他，這時候也不能把心情鎮靜下來。他覺得這次的事弄得太嚴重了，人命，一條人命怎麼好玩？而且說是被自己一夥人誤槍打死了！

于團長，雖叫做團長，可不是一般帶領二三千部衆的那麼威嚴的團長，他祇是南門鄉鄉團的主腦罷了。因為是鄉團之長，所以人家都叫他做團長。團丁不過十來個，各人分配一枝不同牌頭的手槍。長槍也有幾桿，可沒有用過，尋常都放在槍樓（按即周堡一類的東西，規模不大，鄉人稱為槍樓）裡面。

于團長本來是一個生意人，很精明能幹，這世界他看得很明白；商景和患癩的一樣，愈下愈壞，生意做不得，結識了一二地方上要人，包了捐稅，再進一步就想在官場活動；但這先決條件是扶植自己勢力，把自己在地方上的地位的基礎先打堅固了再說。他再三聲說，辦鄉團完全是爲了地方的

安全，他祇想幹點有益地方的事罷了，沒有別的意思。至於金錢，那街鄉人士絕對不會起些什麼疑念的，于先生每次賭博輸了二三百元而至五六百元，一點也不介意，誰還看得起挨家挨戶捐的一點點錢？這點大家都很明白的。

鄉團辦了一年多，很幹過幾次令人記憶的事，但這次却弄得有些不妙——

「豈有此理，豈有此理，你們幹什麼的，幹幹……」于團長憤得獨語着。

七月盛夏的早晨頗涼爽，龐大屋子內的空氣靜寂得有點像廟宇；書房內不斷地送出磅磅的步聲，和不時的獨語，才說明了這是住家。

上唇向上翹，黃濁的牙齒常露出來，兩眼畫着黑暈。白齊長衫掛在壁上，穿在身上的是白竹布衫褲。他還是不停地在書房內踱步，腦裡儘是旋轉着那個問題。

簷前秋秋的雀聲，更使他煩躁起來。

「死了，都死了，難道阿銀也死了嗎？怎麼還不來！」罵得很大聲，是想叫別人聽見。

「就要來了，急什麼。春桃這賤貨去了這麼久還不回來，等等又要收拾她一下！」

隨着聲音，門口現出了一個肥胖的婦人——于太太。好像房門太小塞不進似的，她就停在門限口。窗子掛了緊密的竹簾，惟一透光線進來的就房門，被伊飽滿的身軀這麼一塞，房內馬上黑起來了。

于團長也停了脚步，看了太太一眼，打個呵欠，上唇幾乎觸着鼻尖。他感到疲倦，難熬似的坐下搖椅去，搖椅跟着「俯一仰地跳動。

他委實太倦了，整夜沒有睡：在吳氏祠堂打麻雀，得了婢女春桃來報告的消息，為表示事件的嚴重，和他辦事的認真，把一付快要和的兩番牌犧牲了，就託詞離開牌桌回來。

于太太還停留門口，胖胖的有點像彌勒佛。她正想說什麼，兩邊腮巴顫動了一下，還不及開口，于團長却先發怒了。

「要進來就是進來，老站在門口，把房內遮得像地獄一樣黑！」

睨了太太一眼，他把眼睛龍閉了。兩手合抱頭頂，身體隨着搖椅的搖動——「俯一仰。

太太不高興地民一民嘴，走進去，坐下靠壁的一張紅漆

的美人椅。她又顫動那好像生了什麼癩癩得和皮球一樣的兩腮巴，把剛才被阻止了的話說出來：

「我不是和你說過：在家裡吃一口安安樂樂的飯，不幹那什麼鄉團好了，你不聽，現在却鬧出禍來了。」

「你知道什麼？」

于團長仍舊舒舒服服地搖着他的椅。

「我知道什麼！我請問你：到底鄉團給了你一點什麼好處沒有？」

確實沒有，她覺得，除了人家把稱丈夫的于先生改做于團長，把喊自己的于先生娘改做于太太外，一點什麼好處也沒有。不但沒有，她聽阿銀說，丈夫還常常貼了錢的。

「你知道什麼？」

又是這簡單的一句話，他把下面的「好處多着哩，你婦人董個屁！」的一大半吞住了。他頂看不起鄉下女人，同時却又怕鄉下女人的自己太太，這他自己也解釋不清。鄉下女人在他看來除了和隣舍母嫌吵架之外，一點別的長處也沒有。

「我不知道，你知道！」于太太生氣了。「好處有的，自你辦了鄉團，結下了許多仇人冤家，這就是好處！」

這又是婦人之見：團長想清，可沒說出來。他坐起來

了，一面向太太問道：

「早上阿銀來過沒有？」

「不來，家裡怎麼知道？」太太反問。「吃什麼飯，做什麼事，一個人管一枝槍，會走火打死了同伴！誰曉得是不是故意？」

故意——這像一把鋼針刺醒了他，使他嚇了一跳。這是很可能的，但他剛才沒有想到這一點。他聽過團部內的幾個好朋友的長官說，他們最怕是戰線時被部下暗算的事，所以對部下——莫非他們也是乘機報仇嗎？團長想。正弟平日和鉢仔有什麼仇怨沒有？他不大明白。——這非追究不可，非仔細追究一下不可。」

他又站起來，在房內踱着，口裡喃喃獨語。他想着正弟平日的行動，鉢仔的漂浮，他們兩個人相處得怎麼樣？自己雖然不常在鄉團內和團丁接近，可沒有聽見最親信的阿銀說過他們有什麼不和的地方。

誤殺！這兩個字鑽進他的神經系裡，他感到極度的不安：要是自己對團丁們有什麼不好的地方，他們也對自己下這個毒手，可還了得！他臉繃得緊，地，有點發青，好像真的聽到了那個要暗算他似的。

「唔」，呼出了一聲鼻音，他失了神似的坐下，視線落到

太太的膝蓋，但他眼前是模模糊糊地，看不清什麼。

看那神色，太太吃了一驚，急忙站起，走到他身邊來，溫柔地問他道：

「你怎麼了？那裏有什麼不舒服沒有？」

「沒有什麼，」于團長說，他鎮靜了一點。「我——這回事辦妥了以後，我就要辭職，不管鄉團的一切了。」

太太聽了很歡喜，伊早不是勸過他好幾次，都不肯聽，還笑伊什麼也不懂，現在可不是弄出岔子來了？這好像中了她預言一樣的勝利，於是她又說：

「對了，在家裡吃一口太太平平的飯不好嗎？何苦日夜都爲它忙得不能在家裡安閑地歇一下，它給了你什麼好處？」

「不。」

于團長又轉了一個念頭：那些不中用的團丁算得什麼，喝一聲，他們就會跪下地去的，他們不敢對團長起什麼不正的念頭，而且他有了親信的好處太多了：不是它，人家怎麼會看重他？不是它，他怎能隨時可以和縣長或團部裡的團長營長們相見？他並不滿足於目前的地位，他還想，還想——但他從沒有把所想的告人，甚至自己的老婆。

「我還要幹，我知道。」

「亨」剛被起的一團高興，又被打消了，擺出了和那肥滿的身體極不相稱的臉孔。她又憤憤地說：「看你！」

「啊啊啊……」他打了一個足有四五秒鐘長的呵欠。想起了似的，他又罵道：

「阿銀死了，還不來——也好，我倦極了，想好好靠一靠，請你先出去一下。」他看了她一眼，似乎在徵求她的同意。

「誰喜歡在這里——亨！」太太憤憤地一步一擺走出去了。

——女人真是麻煩的東西！」想着，于團長不滿意地投了她的背影一眼，就閉龍了眼睛在養神。

二

鄉團設在寺內，經過兩座橋和二條街，就是南城門。近縣的土匪都在南方，所以這寺旁的一座槍樓，在該縣防衛上非常重要。不過攻城的大股土匪還沒有，因之這槍樓及鄉團的設備，祇可以說是保護南門近城一帶的鄉團。

夜半，大家正在酣睡，忽然被守槍樓的六才喚醒，他帶了一個鄉下人進來；據那個鄉下人說，他村中的一個上了山的否棍前幾點鐘回來，不知道要弄什麼勾當，請鄉團馬上去

捕。捕捉那些惡棍，是團丁們所高興幹的，他們毫不費力地幹過了好幾次，每次都受人稱讚——勇敢。

阿銀連夜往吳氏祠堂報告給于團長知道，于團長命他們破曉去捕，他自己照例不下鄉，除非人家請他去調停打架，或兄弟爭訟財產等等。

阿銀是于團長最親信的人，也算是團長的護兵，在必要的時候，阿銀就帶了一枝最好的十一響的手槍，跟隨于團長後面，跑來跑去。出隊下鄉捕捉土匪否子的時候，他又代替團長，做了十來個人的隊長。

午前三點鐘，大家準備出發了。下牌鄉十五里，走到那兒四點多鐘，剛好天亮，那否子正在睡覺，準可以捉到的；阿銀想。

一隊十二個，加了那個來報告的鄉下人，共總十三人，星光引着他們向目的地前進。

銀河看不見了，星子也漸次隱藏起來。清涼的晨風夾着正熟的稻香撲進鼻孔裡，要把人麻醉了似的；想起白天的蒸熱，大家希望太陽永遠不出來，好讓他們長久在這安樂鄉睡着不起來。

這空氣太令人沉醉了，大家的脚步愈走愈慢，他們真的想在那里草原或樹下躺一躺再走。

「那個鄉下人着急了，他來報告可以說是冒了險的，萬一捉不到而又被那香子知道了，那後患才多着呢。他焦慮地催促團丁們道：

「你們快些走呀，不要讓那惡棍逃走了。」

「是的，快些走呀，空跑了一尙，那才倒處。」

那一個這樣說了，大家記起了緊急的任務似的，把腳步加快了。

天已亮了，太陽還沒有出來，東方山上射出了預告今天又是快晴的紅光。

鄉村的早晨是清靜的，看慣了過路客人的黃狗嗅嗅他們就跑了，祇不時從什麼地方來的啾啾的雞聲，衝破了這靜寂的空氣。

鄉下人引導他們到一座頹破的小板屋前面，用着不安的視線掃射了他們一眼，向破屋子接連指了兩下，自己便無聲地轉過屋角不見了。

團丁們都拿出了子彈的手槍，分做兩隊；六個散開圍住屋子四周，又六個預備進去。阿銀走前，去敲了那已變成灰黑的門，敲了兩下，沒有人回應，不知道狗在那兒汪汪汪叫了起來。

「開門！」阿銀又沉重地播了幾下。

「那個？」

內面有人發問，聽來好像是婦人的聲音。門開，露出來的果然是衣服還沒有扣好的中年婦人。阿銀等六個人擁進去，把伊嚇得叫起來：

「土匪！土匪！」

「你媽的，你才是土匪婆！有男人——你的土匪丈夫在那里？」

「他……他……」那婦人已會意了他們是為什麼而來的，但臉色還很慘白，上下牙不住地打着。突然而來的給伊的驚嚇，還不能使伊平靜下來。「他……他不在家……」

「昨夜不是回來了麼？」一個團丁鼓着眼睛看她，還把手槍向她揮了一下。

「是……他……他回來過……但不久就走了。」她囁囁地說着，恐怖的眼光在他們臉上移來移去。

阿銀們互相看了一眼，大家都表示不相信的樣子，同時又都好像在說——「今天白走了一尙。」

「搜！」是尖銳而憤怒的聲音。

「好，不相信你們即便搜吧，」那個中年婦人的心魂稍定了，「我家裡並沒有什麼地窟，請便吧。」伊把衣服整理好，自己站在一邊，讓他們搜去。

屋子很小，裡面的家庭應用的家火很簡單，沒有什麼可以錄人的東西，他們很快地就把每一個角落都搜遍了，但沒有第二個人。

「倒處倒處，起了個半夜，空手回去！」阿銀說。

「把那土匪婆帶回去怎麼樣？」

「請便吧，祇怕你們不要，我在家裡正苦沒有飯吃哩。」她態度已轉成很自然的了。

「誰要爾這臭婊子，年紀又大，生得又不好看，誰個沒有母親的，帶回去倒很不錯。」調臉的鉢仔刻薄地說。

「倒處倒處。」

阿銀又這麼說着。他好像預先感到了今天是個不吉利的日子——

「真的，今天是個不吉利的日子，」阿銀坐在剛才于太太坐過的即張美人椅上，向于團長敘述當時的經過情形。「一清早出門，我的右腳就在石頭上踢出了血來，我知道今天一定……一定……。」

「捉不到人，你們一直回來就是了，怎麼在路上闖出了那大禍來！」于團長還是在搖椅上，他坐直起來，說話的神氣是很憤怒的。

「我們就回頭，大約走了五里路，那兒有一株很大的樟樹，大家說有點倦了，歇一歇再走，於是我們就歇在那樟樹下了。大家隨便說笑，不知道鉢仔想到了什麼，忽然對正弟說：

「你那枝新的手槍借給我看看。」

「還不是一樣的，有什麼好看。」正弟這樣回答。

「它不是八連發的嗎？看看和我六連發的有什麼差別。」

「他們談着他們的，以後我就不去聽他它，不知道他們還講了些什麼，忽然『平』的一響，跟着槍聲有人像殺豬一樣的慘叫，我轉過去，看見正弟倒下了，兩手按住有血流出來的胸口，鉢仔嚇得和死人一樣的臉色，脫了魂似的坐着。」

「正弟就那樣死了嗎？」

「子彈正中要害，他就那樣死了。」

「他們兩個有沒有什麼仇意？鉢仔是不是故意殺死他的？」于團長用了審判官的口調追問着。

阿銀剛聽吃了一驚，但隨即呼了口氣回答道：

「這我敢說不會的，他們兩個平日很好——據平保說，他看見鉢仔確實沒有動過保險，他拿過手祇看看，鈎一鈎槍機，就走火了。我想正弟該死，一定是他自己剛才把保險開了忘記關上，所以才闖了這大禍來。」

「該死該死，你們，一個人管一枝槍，會走火了！要是對……」

說到這里，于團長趕緊收住，同時把臉轉過去了。他覺到下面未完的話，無論怎麼樣不可以對他們那些人說的，給他們種下了對自己生命危險的種子，雖然阿銀是自己最親信的人。於是他把話轉到別方面去：

「當時有別的什麼人看見沒有？」

「哦，」阿銀想着。「我們剛坐下的時候，有個討柴模樣的人走過去，以後就沒有——沒有人看見的。」

「那才好。」

于團長心鬆了許多。他覺得這事擴大起來，對自己有不少麻煩，無論如何不能對外界說是被自己團丁誤槍打死的。那麼呢？他想過：叫團丁們向人聲說，是遇着抵抗，被土匪打死了的。這樣非但把大禍化除了，而且對自己鄉團的聲譽還可增高不少。好在正弟是外縣人，對他家庭更好欺騙。他又問：

「你們沒有對誰說過是被自己團丁打死的吧？」

「沒有吧？怎麼呢？」阿銀不解于團長的問話。

「那麼你趕緊去告訴團丁們，對人祇好說是被土匪打死的。」他站起來，又命令地說：「你趕快去！至要！」

「唔。」阿銀明白了，拭着額前的汗走了。

于團長從壁上取下了白齊長衫，把它穿上，也匆匆出了門，一面走一面扣長衫的鈕釦。

三

滲出一身汗，往團部報告了之後，于團長又到縣政府裡，向縣長重述一遍。

縣長聽了，極口稱讚于團長辦事的精神，獎美南門鄉團為地方出力，對殉難的又表示悼惜。縣長還說：

「應該為死者開一個追悼會，一面可以安慰安慰為地方犧牲的人的靈魂，一面又得以鼓勵鼓勵各區各鄉的鄉團。」

「對的，我馬上去籌備。」

于團長覺得縣長究竟比自己高明，有見地得多了。追悼會的作用，在他却不像縣長的那麼想法，他以為那更容易把這回事對世人隱瞞過去，尤其是對於正弟的家庭。

「聽說正弟家裡境況很壞，我們最好還給他家庭多少撫恤金，不知道縣長的意思怎麼樣？」

「應該應該，你儘管去籌劃，縣政府裡總得出多少的。」

為籌備追悼會，于團長幾天來忙得麻雀都沒有打，什麼都要等他來指揮；擺設會場啦，託人寫素聯啦，定製紙花環

啦，命人去趕正弟的母親來啦……諸如此類等。此外，他還得準備一篇沉痛的令人感動的演說詞。

報告正弟殉難經過，于團長命阿銀去預備。這件事非常困惑了阿銀。

阿銀，是個健康而快活的青年，他對同夥們不分彼此。有吃，有穿閉着便和同夥談天，一向好像不知道世間有什麼苦惱事，知道了的剛從幾天以前起。

一閉上眼睛，全身染着血液的正弟就現出來了。他很清楚地記得：正弟在樟樹下斷氣前幾秒鐘，睜開無力的眼睛看着他，沒有血色的嘴唇微動一下，好像要對他說些什麼，但沒有說出來。他問：

「正弟，你要說什麼？你要說什麼？」
但對方沒有回答，就斷了氣了。

——他要對我說什麼呢？——這不得解答的問題，使阿銀整★納悶而胡猜了三天，直到第三夜做了夢後才明白。他夢見正弟，同樣是那血淋★的正弟，正弟請求阿銀爲他伸冤。

問題難得解了，但還更使阿銀苦惱：——怎麼可以呢？說出來也許要鉢仔償命，至少也得坐幾十年牢獄，何苦呢？而且也破壞了于團長的計劃。說不得的。」不說，他又怕那冤鬼永遠跟着他不放，昨夜好像就又做過了同樣的夢。他生

平什麼也不怕，就單怕那在暗中跟着人的鬼。別個同夥都不跟，單跟阿銀，他覺得鬼太不公平了，有點生氣，想丟下不理；但不能，那就和影一樣永遠跟着他。

他向于團長推辭過，請求換一個人去報告；但于團長不答應，他以爲阿銀做事最穩健。他想索性今天不去，但不能，于團長的命令怎好反抗？

——去就去！他忽下了決心。
會場設在做鄉團本部的寺內，阿銀到了那裡時，于團長，縣長，團部內的團副等都在戲臺上，臺下有很多本街鄉的閑人和看社戲一樣的等待着。臺上有「爲國捐軀」的橫額，及白紙聯對花環等★。

戲臺上有個五十以上的婦人，那就是正弟的母親，大前天剛從那縣趕來，但兒子早已淹埋了。兩縣雖祇隔了八九十里路，而言語一點也不通，伊一個人鎖着眉悲傷地坐在那兒，眼眶很紅，顯然不久之前又哭過的。

于團長忙着和縣長，團副，縣商會長等要人應酬：一會用難聽的普通話問縣長什麼，一會又打着真正家鄉話回答商會長什麼。他很想對殉難者的母親說幾句安慰的話，但不通那種方言，祇做着手勢請伊喝茶。

阿銀也到臺上去，他向着會因跟隨于團長而見過面的各

要人們鞠了躬，就坐在旁邊不動。他也和臺下的許多人一樣爲這從來未見過的新奇景象所惑，心情一時倒安靜了下來，溫習溫習假編的一段報告。

不久，追悼會開始了，沒有什麼秩序，祇遵從尊卑之禮，于團長先請縣長演說——縣長的話沒有幾個人懂；除團副和商會長聽得七八成，于團長祇半生不熟地聽下了一半多些，正弟的母親和其餘的許多人一個字也不明白，祇看見吉吉咕咕的聲音從一個人口中吐出來罷了。

其次是團副，其次是商會長，再其次是于團長。于團長的話很使臺下聽衆興奮。他忽而激烈得和那個爭吵似的，忽而又做着顫聲，好像就要哭出來。這表情使一句也聽不懂的正弟的母親真的感動得哭出來了。

跟着追悼會的進行，阿銀的心愈跳愈烈，彷彿心臟要跳出胸膛來。這時候，他很想從那兒飛來一顆流彈，把他也像正弟一樣地打死了。板凳上好像有針刺，他不斷地移動屁股。全身滲出了濕漉漉的大汗。

那可怕的時刻終於到了！

正弟的母親早已聲明伊不說什麼，于團長的話說完了，現在輪到阿銀來報告殉難經過。他面前像遮了一層東西，什麼也看不清楚，昏昏地，被人推着似地走到臺前。他開始叙

述那天夜半有人報告，他往城內向于團長請示，他們出發……前幾句說得頗有條理，但——

「我們……我們走到下牌鄉時……下牌鄉時……哦……唔……我們……」

他喘着氣續不下去。他覺得自己是站在輕飄飄的雲端，兩腳老站不牢，軟綿綿地要跌下去的樣子。額頭的汗經過眉邊，沿着兩頰，一滴一滴不住地流下去。臉色由紅變青，兩拳握得緊緊而顫抖着。那樣子看了令人駭怕。

「我們……剛想……剛想踏進那土匪窟去……忽的……忽的……平……啊不……不……」

他眼前黑洞洞地，那可怕的血臉又出現了！那已不是和夢中所見的請求的樣子，而是帶着威嚇的了。耳朵裡隆隆地像是雷響，同時却又聽見了正弟的聲音——「你不要撒謊！你不能出賣朋友！你得爲我伸冤！」

「不……那土匪……那土匪不在……」

于團長起初還以爲阿銀太興奮了，這時覺到情形不對，臉繃得鐵一樣緊，上唇更用力翹着。他站起來了。

商會長也已會意的樣子，冷冷地又微笑又不像笑，悟到自己是被人愚弄了。團副祇聽了幾成，而縣長一點不聽，兩眉向中縮住在疑問。正弟的母親被那緊張的神情感動得更

大聲哭出來了，一面用大家聽不懂的話哀訴着。

「我們……我們回頭……走到……樟樹下……樟樹下……」

于團長憤得額前青筋一根根浮起來，呼吸非常急促，走到阿銀身邊，右手伸出來了又收住，用全氣力喝道：

「阿銀！你說什麼！」

這聲音才真像雷鳴，一下把阿銀震醒了——他睜大眼睛，慌々張々地，忽的哭出來：

「啊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說……」

他從六七尺高的戲臺跳下，擠開人群，哭着一直跑出門去。

縣長站起來，莫名其妙地問道：

「怎麼？怎麼？」

「他……他……」于團長呆着了，結舌地說：「他瘋了！」

四

縣中沒有瘋人院的設備，阿銀被于團長囚禁在不通風的和火爐一樣的槍樓的中層。

一九三五，七，廿五日

柴霍甫給高爾基的信

千八百九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在莫斯科

……前天我到托爾斯泰那兒去了。他激賞爾，說爾是「鬼才」。他喜歡爾的「市」及「草原上」，不喜歡「瑪爾伐」。他說「人可以發明任何喜歡的東西，可是不能發明心理。然而在高爾基之中，發見了那被發明的心理，他描寫了感不到的事。」這樣地說了呢。我對他說過，假如這次爾到莫斯科來，就一塊兒去訪他。

爾什麼時候可以來莫斯科？星期四舉行「海鷗」的上演（爲了我）。假爲爾能够到莫斯科來，那末一定留下爾的座席……

從彼得堡寄來了簡直像從地獄的魂來的一樣的苦痛的信。（註）我因爲不知怎樣答覆，不知怎樣處置才好而苦惱。然而，人生沒有心理的發明時，是困難的工作。（斐琴抄譯）

註：蘇林寄來的信

木桂的故事

東平

1

這村子里有一個人是非常混卵的。他不做事，只管死在家里抽鴉片。最近竟又鬼鬼祟祟的偷起人家在木樁上晒着的褲子來了。鄉政府起初下警告給他，沒有效果，他不但半點沒有變改，而且漸漸的全村子的人都說他的壞話。沒有法子，鄉政府派兩名自衛軍把他抓了來。在裁判處訊問他。

他說，

「我要去當兵去了！」（註一）

「那是好極了，」裁判委員說，「用不用鄉政府替爾寫一張介紹書呢？」

「那里的介紹書呀？……屋，大炭！」（註二）爾以為我要在爾們農民這邊當兵嗎？」

「爾們農民？屋，難道我對爾這個人的看法是錯了？」

那末，依爾本人的意見是怎樣？」

他突然變得野蠻起來，簡直強暴得很。

「這不用問，」他翻了臉，「爾們自己製造的土六八（註三）有五千枝沒有？打得响不响？——駁壳，六架，双筒七九，暗鷄，馬克沁（註四），……哈，到別的地方去探查一下吧！還有更多的名字（註五）是爾們所不會聽過的。——即使我願意給爾們編進（自衛軍）去，那末，難道要我拿着梭標去守衛嗎？」

裁判委員吃了一驚。還有其他的人都覺得奇異。

2

有一天，那鴉片鬼給拖到村子南面的大路口去鎗斃了。看的人很多，堆成了厚實的牆堵。

突然，人羣中起了一陣騷亂。

有一個小孩子給好幾個強壯的農民用蒜子般大的拳頭亂揍着。

看起來，再多一刻就非翻白着眼膜斷氣了不可的。這當兒，另外有好些人在叫，

「救命呀！……救命呀！……」

一個放瞭望哨的自衛軍從附近的小山阜上走來了。調查了一下。

原來這小孩子非常大膽，他作着極有權力的樣子對那些圍着着熱鬧的人們喊，

「蠢貨們呀，給我滾！給我滾！給我滾開去吧！」

一個農民開始把他抓下了，問他是什麼人，他回答得常常不講理，

「爾們這些王八卵，爲什麼糊亂把我的哥殺死了呀？」自衛軍把他也帶到裁判處來了。

裁判委員訊問他，他回答得非常紛亂，簡直對鄉政府也敢於辱罵起來。

有的人主張還是依照那鴉片鬼的樣子吧。可是沒有執行。

他在禁閉室里關了兩天，釋放出來，給編進兒童特別教導隊里去受訓練。

可是他逃走了。兒童特別教導隊寫一張字貼在巷口的牆壁上，

「木桂，年紀：十二。性別：男。——」
其次是他的相貌和身上所穿的衣服。

以下，

「有誰遇見他，請立即帶回來給我們，讓我們再設法子教練他呀！」
等々。

3

有一天，木桂自己回到村子里來了。

他在小巷子里走，兩隻眼分頭警戒着，面孔發青，像一個殺人的兇犯。遇到三岔路口的時候就飛跑過去，恐怕給熟悉的人焦見。

他走到村子背後的樹林里去摘苦提子。怪異，樹林里堆滿着自衛軍，還有別的許多人，几乎全是不認得的。他們不聲不响，似乎在等着什麼，連一點咳嗽也沒有。

——一件急激的事情發動了！
那是這樣的。

自衛軍分成了好几路去進攻梅歸豐林。

北面的一路不知怎樣，和敵人接觸得太早，擾亂了總攻擊的時間，和別的隊伍失了照應，給敵人集中火力打败了，

現在剛×退回到村子背後的樹林里，而梅離另一方面，卻突然急迫起來。

到底成了怎樣的情況，沒有法子知道清楚。

自衛軍的指揮忙著在我鄉政府的委員，要派一個人到梅離去作偵探。鄉政府的委員又不知那里去了。

鄉政府的委員忙著燒稀飯給自衛軍吃，幾個人沒頭沒腦的亂並亂撞，遇到別的什麼人的時候就一手拉着，

「幫×忙呀！……」

一個戴廣州式的銅鼓帽的委員，雙手捧着一個很大的籬，籬里滿裝着的是瓷碗和快子，籬一搖盪，瓷碗就發出「壞了！壞了！」的可笑的咕噥聲。

戴廣州式的銅鼓帽的委員把一大籬的瓷碗和快子都帶到村子背後的樹林里來了，一路上只管唾罵着，甚至用腳踢倒那些堆在路上東張×西望×，作着阻梗的人們。

在這些東張×西望×的人們之中，戴廣州式的銅鼓帽的委員忽然發見了木桂的影子。

那小流氓在他的面前橫穿而過，又在對面的小樹叢那邊出現了，和一個自衛軍談起話來。

自衛軍起初用狡詐的語氣問，

「爾是不是××團？」

「是。」木桂回答。

「爾怕死不怕死？」

「不怕死。」

以後木桂對自衛軍說，他有一位哥哥×給殺死了。

「有這樣的事嗎——爾自己聽說的吧？」

「不，真的呀！我自己親眼看見的。」

「在什麼地方殺的呢？」

「我們村子南面的大路口。」

「鎗斃？」

「鎗斃。子彈打中了腦壳，整個腦壳都碎裂了！」

說着，木桂的眼眶濕着淚。

「哦！……」自衛軍十分地被感動着。

過了一會，自衛軍兩手捉住了他的小小的肩膀，熱烈地安慰他，

「那末爾覺得灰心了嗎？爾必得堅強起來呀！」

差一點，自衛軍正想從頭問一問他的哥哥給鎗斃的原因是什麼，卻還不會問，——

戴廣州式的銅鼓帽的委員從百忙中抽出了一點空暇，不響不响地來到那小流氓的身旁，猛可地一個耳光，打得那小

流氓滿天星斗。一面叫，

「同志，爾不要受他的騙，這小流氓非常混卵，他慣會造謠！」

不想自衛軍對這樣的情況起了不平的心理，他正經的發了一篇原則般的難以推翻的議論，教訓了戴廣州式的銅鼓帽的委員一頓。

戴廣州式的銅鼓帽的委員有點不好意思，

「是的呀，同志，我管不了他，我忙得很！」

他叫着，嘈澈了樹林。許多自衛軍都扳起了面孔看他。

他走開之後，自衛軍把木桂帶到指揮的面前，簡單地作着介紹，說明了木桂這樣的勇敢的小孩子現在可以派一點差事讓他做了。

「那是好極了！」

指揮說。

末後，他交給木桂一個符號，是一條紅布條子。

4

木桂用着堅實的腿子快跑，不到半個鐘頭的工夫就到達了梅園了。

他忽然想起了一件非常緊要的事：他有一位姊姊在歸豐林當洗婆（註六），等一等自衛軍打進了歸豐林去的時候，他

的姊姊是免不了要合在歸豐林的人們一起給自衛軍捉去殺掉的吧。

他最先就走到歸豐林那邊去了。

新的寬敞的房子，外面圍着高丈的圍牆。那石打的圓柱子非常大；那木頭刻的曲脚萬（註七）卻細得像絲線一樣。

木桂站在姊姊的主人的家裏的門口，雙手搖着那用又漂亮又沈重的紅銅製成的門環，一面對着里面的人呼叫。

「海——」

里面的人應答着，正是姊姊的聲音。

「阿春姊姊的名字，爾出來吧，我有事要告訴爾。」

過了好久，門還不開。

鈴聲忽而近忽而遠。近的時候幾乎就是在隔開的那一條

巷子里了。

木桂着了慌，把門環搖得更响些。

阿春還沒有出來，伊好像在里面哭，一定又是挨打了。

突然，門開了，只是一閃，卻重又砰的一聲緊閉着了。

這之間，有一個東西從里面拋出來，把木桂撞倒了，從那高丈的石階上滾下去。

木桂從肚子裏響出了一聲，睜眼一看，阿春站立在他的前面，哭喪着臉。

木桂隨即從地上爬起來，
填了！那巷子里閃出了一隊兵隊來了！
他們在巷子里踏着沈重的步子，發出冬冬的可怕的聲
音。

「歸豐林！……歸豐林！……」（註八）
他們粗魯地叱咤着。

「哦，原來是自衛軍呀！」

木桂得救了，他一看就認得是他們。

可是阿蓉的身上穿着的是有着新鮮的顏色的衣服，簡直
刺眼得很。

「自衛軍同志不要誤會呀！」

木桂大聲地喊着，一面把帶來的紅布條子套在姊姊的頸
上。

「爾們兩個小鬼在這里幹什麼？」

「正要擦一枝火柴燒毀他媽的歸豐林的房子！」

木桂一半代替着姊姊回答。

「不要作亂呀！……喂，孩子，爾們熟悉歸豐林的街道
嗎？」

木桂看一看姊姊的臉，那意思是說，

「我不熟悉，爾呢？」

阿蓉雙手揮在腰畔，挺着胸脯。伊非常鎮靜，而且跟平
時一樣十分地講究清說話的聲音和語氣。

「爾們打算走那一條街道？頂不用轉彎，頂直捷，頂容
易到達的好嗎？」

「隨便那一條都好，連頂小的小巷子都要走到。」

「阿蓉，爾現在就帶自衛軍同志走吧！用不用我跟着爾
呀？可是我要回去報告了。」

自衛軍在歸豐林的每一條巷子里流串起來了，由一個勇
敢的女孩子，歸豐林××人家的洗婆阿蓉作着嚮導。伊的頸
上有一條紅布條子在套着。

歸豐林的人曾經從那高處的窰子里窺望下來，知道得清
×楚×。

當自衛軍退出梅隴的那一天，阿蓉沒有跟着避開，給抓
去殺掉了。

5

木桂那孩子現在偉大了。

村子裏的人們推舉他做青年部的委員，兒童特別教導隊
要請他去演說了。可是他都沒有答應。

他深處的追悔了，簡直悲苦得很。心里非常紛亂。他要

從這種意外的變動中尋出一條線索，來確定他對某一方面的仇恨。那是由他的哥之被殺作爲起首的。

那些用拳頭奏他的農民，那裁判處，那兒童特別教導隊，……

以下的事由一些回潮綜錯地連串着，可是他尋不出一個標準，反而把心里搗攪得一托糊塗。

「我的哥呀呀！……姊呀呀！」

他獨自個在草原上糊塗地亂跑，傾斜着身子，像受了傷一樣，遇到什麼人的時候，遠遠的避開了，卻對他們懷着深深的敵意。他的心里有一條狼毒的蛇在咬着，痛得几乎要碎裂了。

鄉政府的另一個委員，在路上並見了木桂，和他說了許多話，大概是爲着要安慰他。可是在木桂聽來，他的話半點沒有用，簡直囉唆得很。聽說這一個人有了肺病，胸脯深地凹陷着，說話的聲音枯啞得像破碎了的卵壳一樣。他人倒很好，手里正拿着一節甘蔗在吃，忽然把吃剩了的甘蔗遞給木桂，

「爾拿來吃呀呀！」

另有一點意思似乎說，

「要是爾敢於無顧忌地吃我的甘蔗，那就證明我是沒有

肺病的了！」

可是他把這意思隱蔽了，卻顯出了和這意思隔得很遠的樣子，那意思是說，

「爾看我對爾多木熱烈呀！」

木桂簡直對他非常厭惡，卻沒有顯露出來，只是表示着，

「爾對啦！」

一種服從的樣子。

第二天，那肺病的委員又帶木桂到××地方去參加第×區的××大會。

他分給木桂一枝鉛筆和一個小本子，吩咐木桂在這大會中看到或聽到特別的東西的時候，就把它們記在本子上，因爲恐怕過後要遺忘了。

晚上，他們回到村子里來了，恰好又是鄉政府開常務會。那肺病的委員叫木桂依據本子上記着的東西，把這一次第×區的××大會的好幾個特點報告出來。似乎要對他的同事顯示着，

「爾們看呀，我現在有權力了，我已經用一種職務委任給我所親信的那個小孩子呵！」

木桂的心里一樣的紛亂，第×區的××大會的什麼特點

一些沒有記在本子上，本子和鉛筆又不知丟到那里去了，他媽的有什麼好報告！

不想那肺病的委員突然變得非常威風，他拍着案子，

「我要提拔爾，所以特別對爾加以教練，可是爾半點也不尊重爾自己的事，——」

說到「爾自己的事」這句話的時候，他就撒野了。他猛可地一脚，把木桂踢倒下來，一面用碎卵壳的聲音作着怒吼，

「給我滾吧！給我滾吧！——爾這蠢貨！」

旁的人來勸開了。木桂吃了大火的虧，而他的心里在咬着的那一條悲苦的毒蛇又是不肯放鬆的。

6

到了另一個晚上，木桂預備好一大捆的乾草，一盒火柴，趁着沒有人覺察的時候在鄉政府的辦公室里放火。

因為，不是如此，他簡直不能發洩心里的仇恨。

起初，那屋瓦上冒着煙，一下子火熊地燒起來了。辦公室的椅子像夏天的午盃一樣，肋々略々的踢着腿子。

「救火呀！……救火呀！……」

接着有人在警視臺上「蒲翁！——蒲翁！——……」的敲起鑼來。

全村子的人都出來救火了。

鄉政府只有一個委員可以焦見，他又是另外的一個，是兵隊出身的又果斷又勇敢的壯年人。

在紛什的人羣中，他有條不紊的發着命令，

「爾們一小隊五個人，快點，去增加南路的哨位呀！

「爾們一小隊五個人，……」

「爾們一小隊……」

他把所有的命令都發完了的時候，自己突然覺得非常英勇，作着小孩子的樣子跳躍着。

「這一定是我們的村子里有了××派了！不然這火是誰人放的呀！要嚴密呵，嚴密的查一查，只要查一查就知道了！……」

末後他喊着，

「抓呀！立刻把他抓來！讓老子自己用最新的法子凌逼他！」

木桂混在那捲着旋渦的人堆里，把身子扼制得几乎比平時低一倍，這邊那邊的鑽動着，他正覺得自己的腿子變得有點嫩，似乎受了什麼震驚，簡直要癢癢起來了。當他聽見那兵隊出身的委員在喊着「抓呀！……抓呀！……」的時候，他突然發覺自己是一個罪犯，背脊出了一陣冷汗，睜大了眼一

看，自己的身子，從手到脚，又膨大又癱腫，簡直變成了一個可怖的大黑影。

他立刻離開了人堆，在火光照得到的地方設法子隱蔽了自己的影子，然後向那最烏最黑的地方衝去。

他不知走過了多少丘園子，多少丘田，多少條溝渠，多少架墳墓，終於他的腳軟下來了，心里的熱度一秒鐘不知增加幾千萬倍，簡直要炸裂起來。

當他給一叢橫伸在地上的草絆倒下去的時候，他昏沉了。一下子，接着又清醒過來，聽見附近有一所樹林子，林子裏的樹葉給風吹得沙沙拉的响，這聲音的里面彷彿還帶來了別的音响，那是人的步聲，那是鎗桿上的扳机給撥動着的聲音，那是……

「苦汪！……」

整個的空間給安上了彈簧，夾着一種深遠，悠久的聲音在顫抖着。

7

木桂給抓了回來了。

他的腿子受了傷，鄉政府送他到第X區的一個健全的醫院里去醫，等平復的時候才叫他去受審判。恰好XX區遭了嚴重的失敗，許多建設下來的東西全給毀壞得乾乾淨淨。從梅隴開來的兵隊占領了一百里內所有的鄉村。激烈的戰鬥正又開始。沒有人那麼閒暇地去重又翻開鄉政府過去的舊案子。

木桂所犯的過失几乎全給遺忘了。他正從一個小孩子慢長的長大起來。而這其間，他正不知受到了怎樣的教訓呢？

〔註〕一、我要走到遠處的地方去了。

二、大出息呀！

三、四、都是軍火的名字。

五、捐軍火。

六、婦女。

七、在欄杆上影着的浮花紋：卍。

八、歸曼林的人在這里呀，快些去抓吧！

——完——

人 與 獸

洪 爲 濟

——新時代的傳奇

(一)大家爭看有尾人

大世界裡，人山人海。

穿着藍布衫的工人；斜戴着鴨舌帽，讓帽簷遮了半邊臉的流氓；扎腳褲，圓口鞋的老先生。臉孔爲因脂同粉塗抹得確似泥人，一面喊着「阿姨」，一面用眼睛看着身邊男人的婦女；拿着手杖，戴着銀邊眼鏡的紳士……每個人臉上都堆着驚奇，一齊擁向那張着嘴的屋子。

門口兩個反捲了黑小掛袖口的人物，一隻腳擱在橙子上，眼睛沒放鬆一個顧客，從他們的手裡收下入場券。

一張橫布，掛在刺目的地方。風吹得它微微地擺動。上面畫着一個有尾巴的人，那尾巴不短不長，像驢的又像馬的，畢直地拖在屁股後。

三個大字：

『有尾人』

橫布下不少仰着的腦袋。邊看邊說着：

『野人很兇，說是從——四川峨嵋山捉來的。』

『它怎麼不跑呢？』小孩子膽怯地問。

『有一道符，張天師畫的符，可以鎮壓隨便什麼妖精。』

那孩子儘拉爸爸的衣服要進去。可是爸爸却騙他說：野人是妖精，妖精專歡喜吃小孩子，一頓吃兩個。他說得那樣活靈活現，竟然連自己也相信起來了。

誰也想進去看看究竟，然而售票處旁的牆壁上却貼着皇天的告白：

『門票無效，入場購券，大洋二毛。』

『豈有此理，進來還要加票。』一個剃剃頭纏了繻鼻子，隨口吐了口唾沫。

『二毛錢也賣得太貴了。』帶着小孩子的男人，似乎在對誰伸訴理山。

『哦：尾巴上還有毛，摸々一定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

大家儘站在那裡，不進去，暫時也捨不得離開。那個有胡鬚的老頭子，細起眼睛來，從眼鏡邊上看那幅廣告，和上面的一副對聯。他好像唸古文似地唸道：

『能說能唱與真人無二樣，會哭會笑是世間大妖精。』
老頭子垮了胡鬚，搖了一陣頭。終於從荷包裡摸出一毛錢來，看了兩遍，才遞給售票員。然後拿着票子走了進去，他忍痛不去看草裙舞了。

天色逐漸朦朧起來，電燈已經醒轉來睜開眼睛了。紅綠的野妓，穿梭似地打着迴旋。大京班的鑼鼓分外起勁，魔術場裡的小丑的嘎桑子彷彿一面破鑼在荒野裡敲着。

電燈閃着紅綠的光，人的波浪便在光的海裡蕩動着，晃蕩着。

帶着興奮進去的人仍然帶着興奮走出場來：

『天下真是無奇不有！』

『怪東西多着，我前年在香港還看過蜘蛛精呢！』

『有趣，有趣。』

『爾們要知道，這是一種胎變。』一個教授對同來的學生說，『一種胎變，是因為在受胎時，母體的精神作用反射到胎兒身上而成功的……』

教授異常興奮，今天他特別帶領學生來看這『有尾人』，是爲了實證他的學說的：

『研究科學，必須尋實際材料，譬如現在……可別忘了精神，精神，最緊要的是精神：更別忘了我的精神反射說。』

教授指手劃腳地，彷彿在與誰雄辯。滔滔不斷地說下去。於是，學生都心領神會地喟然嘆息教授的學識淵博了。

『尤其是我們，擔負了增進人類幸福的使命，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謂什麼：復興：復興民族：』半天半天，教授才想起『復興民族』這新名詞來。儘管他不大了解這四個字的意思，可是他覺得用在這裡很恰當，因此，他更不得不感謝他的『精神』了。額上的汗珠往下流，于是他掏出手巾來揩了揩汗。『打岔，他忘了剛才是在那裡的，只好另起一個話頭：』

『我們是研究優生學的，現在正待我們發現這個原理！』教授又一遍宣傳了他的主張，他的主張是：要改革中國必須要從人民心理，人種上改革起不可。

『爾們親眼看到的，尾巴聯在上面，人類的精神反射作用是多偉大啊！』

學生沒入于沉思裡了。

教授在腦子裡搜集了很多例證，而且做起文章來。他立刻想到這文章發表後哄動全國的情形，學術界有了新的真理，連要人也異常欽佩他，於是……于是他將文章的內容講給學生們聽，使他們完全信服了。

大世界的夜在喧囂裡變得異常神秘了，老闆在燃着胡鬚笑。

(二)有尾人的前身

爸爸牽了孩子的手，說是要到城裡去。

「爸爸！到城裡就有大饅頭吃嗎？」

「是啊！是啊！」

但爸爸只望着龜裂的田發楞，媽呢，在一旁用枯瘦的手擦眼淚。

終於一家三口隨着村裡的人走到城裡去了。

「爸爸！饅頭，饅頭！」

饅頭店滿堆着饅頭，孩子叫起來，然而爸爸却說：

「那饅頭是老間的，我們吃不到。」

兩天過去了，他們只吃過幾碗粥。那都是一個在公館裡幫工的婦人偷了出來給他們的。警察特別看中了他們，到處追趕着他們，用那根小木棒打過洋車夫後便打他們。

「怎麼辦呢？怎麼辦呢？」媽老是唸着這句話。爸爸不做聲，打來打去打不出主意。但是，他看了幾次孩子，于是在孩子的身上背起了一個稻草的十字架。

他們不敢到熱鬧的地方，那兒的警察會說：「滾開！」「這是縣裡所不允許的。」不讓他們有一刻停留。

於是只好在這偏僻的巷子裡，他們疲憊地倚在牆上。來往的行人似乎異常忙碌似的沒有功夫看他們一眼。

但是，終於有一個善人出現了：

「爾這孩子——」來者穿着綢衫褲，大褲腳管直垂到鞋面上。

「只要帶他好，隨便什麼人都可以……實在是爲了餓得荒，錢多少是沒有什麼的。」

孩子緊靠着媽，兩隻小眼睛看着啞巴說話的爸和那個陌生人。

「自然，我們只是做好事，一個老爺托我買的。」那人熱誠地說着，一邊摸孩子的頭。彷彿品較一隻兔子似的。

「十塊錢，怎麼樣？」

「……」

「少許多點吧！我們只這一個孩子，」女人抱着孩子啜泣起來。那人遞了十二塊錢到男人手裡。

「得了，真是，我們完全是因爲可憐你們呢！」男人苦着臉從女人懷裡送去那孩子。

「爸爸，他帶我到那裡去呢？」

「吃大饅頭去！」

孩子高興了，爸爸和媽都掩了臉。

「爸爸媽！你們要吃大饅頭嗎？我回來一定帶一個給

你們吃！」

生人帶着孩子走了。在路上他想到：

「老闆一定高興，十二塊錢，真是便宜貨，買一隻西洋種的狗還要三十塊錢呢！」

他愈想愈高興起來。

(三)有尾人的修鍊

陰暗籠罩着空間，有一股微氣從潮濕的磚頭地裡泛上來。似乎在那個牆角裡生長了些菌，所以空氣裡又夾雜了些植物性的惡味。牆根彷彿浸過水一樣，老是在濕着。沒有天花板，只有一個小天窗開在屋頂上，那玻璃臟臟地帶着黃色。空中滿結了蜘蛛網，看不清有多少。龐大的蜘蛛便坐鎮在那中間。

牆壁爲雨天漏的水畫了不少長長的斑痕。靠着那面小天窗射下來的光線，可以看見這空虛的小屋裡只堆滿了舊東西，但在一個牆角裡，却有一個蒼白的臉顯現着。

那是一個年紀很青的孩子，他的手被一條鐵鍊鎖了，彷彿是囚徒一樣。他很瘦弱，默然地只張着那黑得可怕的眼睛。在黑暗裡顯得異常明亮。他的身後却拖着一條奇異的尾巴。

屋子一切的東西，他知道得都很詳細。它們都像是最親

近的朋友似地生存在他的心裡。他知道缺口的罐子裡有一把掃帚，那缺了一隻腿的桌子是缺的左邊一隻腿；桌子上的壞佈景是畫的一堆山，山上有個人打老虎……

寂靜像一塊石頭，壓得這有尾巴的怪物忘了一切。他變成木頭一樣的東西，他變成了一個白痴。

通到外面有扇小門，門外是個荒涼的院落。沒有一朵花，只有碎石子。這門小得利害，幾乎身體稍長一點的人，要想走進去，就必需彎腰。但經常進門來的却是一個矮得古怪的矮人，每天中午送一次飯給他吃。

頭很大，胸前那矮人突出一大塊來，鼻子鉤向前面，嘴裡的門牙支出很利害。他樣子極兇惡，可是却很和善。當他進這小屋來的時候，他不說話，看着這有尾巴的孩子把飯吃完，然後再把東西拿回去。有時他會撫摸孩子的肩背，彷彿有無數話要說出一樣。

孩子只是膽怯地看着他，兩個人同時表現出一種困惑的沉悶的臉色。然後矮人便又不做聲地走了。

這孩子很小，很孱弱，同一班窮人家孩子一樣，但他却有着一條奇異的尾巴，那尾巴是灰色的，約摸有五寸長。拖在屁股後面。並且，那上面有灰色的毛，比汗毛粗些，也比汗毛要長。特別是在那最末段上有很重的一縷。尾巴的膚色是

紫灰，與慘白的身體不同。看起來那是後來裝上去的。可是却固結地聯在那上面。因此樣子很奇怪。

從早晨到晚上，他便呆在那裡，左手是扣着的，因此他只有一隻右手在身旁可以轉動，但是動來動去也只在那塊狹小的老地方。當夜一來到的時候，他便睡倒在那堆草上。有時他伸手拉着草頭，把草一段一段地折斷了，擺成一箇方形，然後又折了。于是他便輕地笑起來。

在空漠中，有尾人想着，寂寞地動着。

他記得，那是一個涼爽的天氣，有個男人帶他到一個陌生的地方。他們給他一個饅頭吃，摸他的頭說：

『試看，——可以的。』

他喊着要媽，然而沒有人理他。過了幾天，他們突然領他到一間奇異的小屋子裡去，到那小屋要經過多少曲曲彎彎，上上下下的路的。

屋裡有張牀，還有許多古怪的藥瓶和剪刀。他被放在那牀上，一個人給了他點水喝，以後，他便睡着了。

當他醒來的時候，屁股上有點痛。於是他伸手摸去：

『啊……』他驚叫起來。

原來那是一條尾巴，一條奇異的尾巴。

可是一個人兇厲地呼喝道：

『不要叫，不要動！』

從那天起，他便關到這小屋裡來。先前他老是哭，當他的哭聲在小屋裡響着時，那矮人便跑來對他說：

『別哭，別哭，不久你便會出來的。』

於是他不哭了，只是想出去頭，然而，矮人說老闆不許，他不知道老闆是誰，只知道那人兇得像老虎。他怕。

『啊……領我出去頭吧！』他懇求矮人。

『不行呢！……』矮人憐憫地說：『過不幾天了？』

雖然矮人不多說話，可是有他在這裡，有尾人便覺得母親站在身旁一樣。每當他送飯來時，他總希望他在這裡多呆一會兒，可是他很忙，最後他總是說：

『小孩子，明天再會吧！』

有尾人眼望着他走出去，小木門閃了一下又關起來，只聽見那足步聲在石階上慢地遠去。

經過一次察看，那一天終於到了。矮人領了兩個大漢，把他的鐵鏈解開來。摸他背後的那條奇異的尾巴，這時，有尾人突然感到那是自己的東西，而且當他們拉動時，覺得有些疼痛。

『行了。』那人笑起來。

於是，他們領着他到那個從前去過的地方。那兇惡的人

正坐在那裡等著。

「有人要問你的時候，你就說：『我是有尾巴』！學我講：『我是有尾巴』！」一個人這樣教他。

「我是……有……尾……人……」他學著。

「我是一生下來就是這樣的！」

「我是一生下來就是這樣的。」

「我已經十歲了！」

「我已經十歲了。」

有尾巴人很聰明，一學便會了。因此那有胡鬚的兇臉上現出滿意的笑容。

「那末，你還得會唱歌！」

於是，他便學會了毛。雨。

最後，一個濃眉豎眼的大漢走了過來，拍拍他的肩膀，嚴厲地對他說：

「你不能瞎說，如果你瞎說一句，我會殺死你的。」

一把鋒利的刀閃耀了一下。他是被解放了。

(四)有尾巴人對於世界的供獻

大世界裡，人山人海。

那些生活在都會裡的人，看電影，馬戲，跳舞，都看厭了。於是他們追求着這種新奇的刺激，群集到有尾巴人的身邊來。

有尾巴人站在一張精巧的矮臺上，任人展覽。他記好那三句話和一隻歌，反覆不斷地說着，唱着。於是紳士們笑了。可是要是誰再追問他的時候，他是只會搖。頭的。

它注視一切，所有的人都是沒有尾巴的，然而他們却都驚奇地看着他的尾巴，那可笑的東西。

當人摸着他的奇異的尾巴時，他嚥下了許多人聽不見的話，並且流下了兩滴眼淚。可是人們却一直在哄笑中欣賞着。

三天後，那位教授，做了一篇叫做：「優生學上的精神反射作用」，引用有尾巴人做證明，長有萬餘言的論文，發表在中央公報上，因此得了國家的獎金，遺送到外國研究去了。

——完——

天 明

斐 琴

自從十幾天前第三混成旅從前線退駐S城以來，四郊的鄉村，就充滿着不安的空氣了。一到黃昏，田裡工作的農民都匆匆地到小河裡洗了腳，背起鋤頭，跑回家裡去，夜幕落下來時候，村路上簡直冷清得沒有人影了。

特別是這兩天，頻頻的傳來陳軍失利的消息和革命軍攻城的風聞。離西門五里路光景的黃坑村，像其他近郊的鄉村一樣，一聽到這些謠言，就在這裡那裡聚起一堆一堆的人在談論，有時把它誇張得像神話似的，並且常常總是青年人和老頭子之間發生不能調解的爭執。但經過了一場興奮的爭辯之後，大家又好像要避免什麼似的，向四週投射着不安的眼光，悄悄地散開了。

黃坑村是約莫住了八九十家的小村，在幾年前居民的大半都是自耕農，間或有幾個小地主和一小部分的佃農。但近兩三年來，大部分的土地都落到城內開商號的財主手裡去，

佃農就迅速地增加了。前年的兵災也是黃坑村衰落的一個原因。那次的戰爭，黃坑村幾乎給踏平了，有不少的壯年農民都給拉去挑擔，這些給拉去的很少再回到村子裡來。起初還傳說跟軍隊挑到某省某縣去了，但往後却連消息也聽不着，誰也不曉得他們已經死了還是在活着的。

現在，一年前的恐怖又活現在村民的腦海裡了。一談起拉夫，大家的臉上就馬上現出了恐怖的顏色，偶然有幾個丘八過往，更鬧得整個村子雞飛狗走。

但事情終竟到來了。

離S城一百二十里的M城給革命軍攻陷的消息傳來的那天正午，有一位穿長衫的紳士帶着五六名縣兵到黃坑村來。他們一到就跑進小地主又是鄉紳的何秀伯家裡去。這個消息立刻就傳遍了全村，弄得正在田裡工作着的都慌張張的跑回家裡來門門閉戶。過了一會，何秀伯就帶着他們挨家挨戶的派軍餉，並且令限明天城內未點燈火之前就要交齊。事情關到下午三點鐘，全村一共派了五百多元。

縣兵走後，全村的人都沸騰起來，到處在議論着對付的方法。關於戰爭的謠言，也更加熾烈了，有一種謠言是說革命軍第二天晚上就要來攻城，城裡的劉旅長打算收到了軍餉就退到W縣去。另一種謠言却說有人親眼看見劉旅長的副官在東街上的廣裕興洋貨舖買了一匹白布，準備在革命軍攻城時揭起白旗來投降。從這些謠言又變出別種風說。河西陳屋挑柴賣的祿古聽了買白布的事，也說他親眼看見西門城頭上插起一根竹竿，旁邊還站着一個沒有背槍的丘八。大家也立刻猜着了這就是要揭白旗的竹竿了。

河東李阿福的父親老土伯，却以為這些謠言不大可靠。但軍餉的事，使他焦灼了半天。爲了那明天就要交去的七塊錢軍餉，他陰鬱得什麼似的，不住地吸着煙管在小屋子裡走來走去。媳婦和十二歲的孫兒小福，看見這樣的情形，也不敢做一聲。屋子裡頗然充滿着陰森的氣息，好像牆角裡還是什麼地方躲着災禍，在不知不覺之間就要鑽出來擒住他們似的。

晚餐用過了之後，老土伯決心要到何秀伯那裡去走一次。他想託他去找軍餉說減一點，同時順便開口向他借幾塊錢試試看。他是上了年紀的人，早十年就把家事交給兒子阿福管理，本來用不着自己去的了。但兒子自從上次的戰爭中給拉

去挑擔，在九死一生中帶了滿身蛋子回來後，就耽溺到燒酒裡，每三天總有一天要到西門外的醉樂天去喝個爛醉。今天阿福在縣兵還沒有來之前，就跑出去了，直到現在還不見回家。老土伯想起了他，又不免嘆了一口長氣。隨後，他把自己的主意告訴了媳婦，就忽忽地走出去了。

阿福嫂收拾了碗箸，就伴着兒子在堂屋裡等待他們的歸來。他的心完全給不要估據着了。一會兒耽心着丈夫不要因爲喝醉了酒又把禍事撞到軍隊手裡去，一會兒又耽心着上了年紀的公公夜裡出門不要出了什麼事。他想像如第二天交不出那七塊錢，不知道要發生什麼事啊。一會兒，她又想到明天沒有米了。雖然董大嫂答應過今天下午送幾升米來，但軍餉一派，大家心裡都是惶惶惑惑的，誰還顧得到別家的事？……

這一串的焦慮，幾乎使她陷進絕望的深淵裡去了。松燭的光給門縫裡吹進來的夜風搖蕩着，黑影在陰黯的土牆上爬。在夏初的田野，溫暖的五月之夜包圍中的小屋裡，陰慘一刻一刻的增加着。她彷彿耐不住那陰沈的空氣，從內房拿出一件舊衣服來補，希望把自己的心安定一下。但一拿到手裡，又沒有心去做了。

最後，他打算先帶那隻坐在那裡弄火柴盒子的小貓去睡覺，但她的兒子竟拒絕了。

「你也要等爸爸回來才肯睡覺？」她說。

「不，我不喜歡爸爸。」他天真地答道。

母親的心顯然給兒子的話傷了。她臉上現出一種說不出來的憂容：

「小貓，不要亂說，你不知道爸爸多喜歡你哩。」

「爸爸喝酒，喝醉了就打媽，這樣我不喜歡他。」

「你爸爸就只是這一點不好啦，不過……」

她正要把手話說下去，却聽着門外响起了脚步声，他以為該是那醉鬼回來了，馬上收住了話頭。但推開門進來的却是董大嫂。

「真對不起，弄到這個時候才送起來。」她手裡提着一個竹籃，一邊進來一邊說。「本來下午就要送起來的，那曉得派軍餉的來鬧了一陣，攪得大家心裡都七上八落，就沒得送起來了。那般丘八也確實是可惡……小貓還沒有睡麼？」

「是的，董大嫂，正是要等他們回來。公公剛吃過晚飯就到何秀伯那裡去了，也說去商量軍餉的事。唉，董大嫂，這個年頭連一日三餐也顧不了，那裡還出得起軍餉呢。硬要逼着派起來，也真沒得辦法對付。那醉鬼是不知道天有

多高地有多大的。一出去就喝得爛醉，到三更半夜才顛倒的走回來。唉，董大嫂，這也就是軍隊上的事情把他弄到這步田地的。前年，許軍打敗仗，可不是從這幾個村子裡拉去了五六十名挑夫麼，小貓的爸爸去了三個月頭，謝天謝地，人是回來了，可是，性情却變了。董大嫂，你是曉得的，從前他半點酒也不沾，別人還笑他是「老實伯」，那曉得那次回來，可就天天喝，天天喝，老是在家裡吵鬧，打人，家運也就越發敗下來了。誰曉得那是什麼神鬼在作弄呢……」

她絕望地搖着頭，彷彿生活的苦難快把她壓得粉碎了似的。

「這也是，」董大嫂也頹然給這愁苦傳染着了。「十幾年來戰爭好像沒有歇過，有時剛插下秧去，就給糟踏了，有時眼巴巴的望着三幾天內就可以把黃溜溜的谷子收割起來，砲子一响，又什麼都完了。誰的家運還不是敗下來了！我听三毛的爹說，說不定停兩天城裡就要發生戰事，從昨天起城裡就戒嚴了，說這回來的倒是革命軍呢。」

革命軍打來就好了。媽。」一心一意聽着的小貓，微笑地說，「大家都說革命軍是好的，真的啊，……」

「天呀，為什麼還不見小貓的爹回來呢！」她沒有去理小貓的話，狂燥地叫起來。「又不要有什麼拉夫的事情發生才

好。天老爺保佑啊。」

她合着双掌，仰起了那悽慘的給太陽晒成赤黑色的面龐，做着祈告一般的姿勢。

「這你倒可以放心，阿福嫂。」董大嫂安慰她說。「這兩天都沒有聽到什麼拉夫的事，說不定派了軍餉就不會來拉人了。」

「是的，」她稍々地平靜下來說，「董大哥可提起過軍餉怎樣對付麼？」

「三毛的爹氣得很啊！他總是說，難道交不出還死出給他不成！大家不交看他怎樣，逼得緊就給他來一下，看它還有幾天的江山！哦，阿福嫂，我也總是耽心着不知道有什麼事情要發生。夜裡做夢常々看見滿地是殺死的耗子……噯呀，我得回去了，三毛的爹還說要到李保元他們那裡去商議商議什麼事情——她站起來，揭開了竹籃子的蓋——你就拿個東西來裝米吧。我給你送來了五升米，自己家裡光景還有斗把米的樣子。只要沒有戰事就好了。」

「沒有戰事就好了……」她跟着說了一句就走去拿了一隻盛米的籃子來。「真不知道要鬧成怎樣。前年小福的爹出了事，去年婆婆又沾了風濕症，兩根腿腫得那末大，一步也走不動。整々病了一個年頭，藥店裡該下了四五十塊錢的帳，

到今年一交春，婆婆死了，又是棺材店，紙店的帳，剩下的半畝田都抵光了，每年兩次的利谷就够叫人寒心！……公公是上了年紀的人，小福呢，還沒有長成人他爸爸一朝有了什麼不好……」

她終于嗚咽起來了。

X X X X X X X X X X

送走了董大嫂之後，她在門口呆々地站了好幾分鐘。她沿着通到城裡的路望下去，直到給隱沒在樹影下的盡頭，却不見一個人的影子。只有門前的小河在輕々地流着，昆蟲在混雜地鳴着。于是她輕々地掩上了門，回到屋子裡來，招呼她的兒子睡覺去了……

一刻鐘之後，她重新走出堂屋裡來，獨自一個人在松燭光下坐着，檢起那件想補的衣服來。但她並沒有動手，只是默々地坐着沈思。

門突然開了，阿福嫂猛的站起身來一看，回來的是公

「阿福還沒有回來麼？」土伯跑進來就慌張地問。

「還沒有回來呢。」她現出非常耽心的樣子答道。

「今天城裡戒嚴了，」他在吃飯桌邊坐了下來說。「八點鐘就要閉城門，他還在那裡喝得不知天不知地的。唉！年青人

就是這樣不董事。」

「剛×黃大嫂送了五升米來。」她在原先的地方坐下。「她也說城裡戒嚴了，她講說不定還有戰爭發生呢。」

「那還不是。」土伯生氣地說，拿起掉下的煙管，裝上了黃煙。「軍餉就是這樣急得像火一樣。可是有誰去管一下？還不是又偷到我這付老骨頭身上來！」

他嘆了一口氣，擦上根火柴吸起煙來，臉色彷彿更加衰老了，阿福嫂看着他的顏色，半天不敢說出一句話。

「軍餉的事情，爸爸去商量得怎樣？」靜默了一會，她終于耐不住的問了。

「辦法，」他在地上敲去了煙屎說，「又有什麼好的辦法呢。商量也得交，不商量也得交，不然軍隊開來了誰敢擔當？何秀伯就是這末說。他說一個錢也減不得的，這個減了又加到那個身上去？唉！我回家時到李屋去，阿火二李保元王小榴他們一羣人也聚起在商量對付的辦法。他們年青人總以為陳軍不出三天就要敗，拖延他兩三天不交不就得了麼！可是限期就是明天呀！他們也沒有想到這一點。並且我看事情不會這樣便當，就是革命軍一兩天內可以開到，也還得有一場仗好打。不說革命軍還在二百幾十里外。我看終歸還是得交的。……小福睡了麼？」

「已經睡了。」

「如果軍隊開起來……唉……。」他一邊吸着煙一邊喃喃地。「這都是阿福這兒子不中用……不過，這也不能只怪他……不是上回的戰事，他也不會弄成這個樣子……如果這回城裡又有戰事……」

兩個人默×地坐着，白煙在黃色的空間繚繞着。遠×地傳來了狗吠聲。她張着耳朵細×地听着，察覺到狗是在到城裡去的那一邊吠的，聲音很熱，好像是張屋的大黃狗。

「這次恐怕是他了。」她心裡高興了一下。漸×地就聽見有怒罵的聲音，由遠而近。

「媽的，你吠什麼，死畜生！」的確是他的聲音。「平日够你揚武耀威哪，嚇，聽到革命軍快打來了，就嚇得你這般畜生屎滾尿流，像龜子一樣縮進殼裡去！哈哈……」

「爸爸，我聽是小福的爹回來了，」她站起來說，「我開門去看看。」

土伯沈默着。她打開了門，阿福已經走到門口了。她嘆了一口氣站在門的一邊，讓他顛×倒×的走進來。

「還不到八點鐘就開起城門來拉，哈哈！醉樂天的客人

那個不耻笑他！呼呼呼」他一邊說着，一邊搖搖擺擺的走到他的老婆原先坐的小椅子邊坐下，裝起煙管來不住地吸着。

阿福嫂重新掩上了門，用屈辱的眼光望了丈夫的醉態和公公的怒容，傷心地走進內室去了。

「你說這是什麼時節？」土伯開始生氣地說了。「城裡老早就戒嚴了！就光曉得喝酒！弄到三更半夜才走回家來。」

「我光曉得喝酒！光曉得喝酒！」阿福大聲地叫起來，「我不該喝麼？我裝了滿肚子的火，不該喝兩杯消消它麼？」

他說完了話，重新把頭低下去，吸得煙管咕咕地响。

「是的，你該喝！你該！」土伯更生氣了，用煙管在椅子上敲得撲的一聲。「老子的家當是你做起來的！你也會想一想，什麼不給你喝光了！」

「我……？我……？我不做？我做了半生，做完了半條命，我得到了什麼？做做做，我做得够受了；我再也不想做了；告訴你說，我不想做了！」

「你不做，還讓老子做來養活你麼？你……你……」土伯差不多氣得說不出話來了，臉上和頸上的青筋都漲起來。

「……………」

「今天軍餉又派來了。」老頭子終于沒有多大的氣力，土伯看他沒有回話，又傷心地軟和下來了。「頭回是五塊，這回

就變本加利派來了七塊，明天就得把錢交上去。阿福，你也得平心靜氣的思想，這錢從什麼地方來？就是明天。」

「我們爲什麼要送錢給那混帳？」

「這你又不是不知道，就是你交，他也得來要的。他們有槍，我們拿命去跟他鬥麼！你不要這樣來跟我衝撞，我是老了，頂多也不過三五年的命，可是，我死了還有你的妻子，你的孩子……」

父親那種衰老的悲哀的聲音，喚醒了他，使他心裡像給什麼刺得發痛。

「爸爸，誰又不是這樣想呢。」他沈痛地說。「爸爸把家裡的事一交下給我，我就想把一家人弄得更好，更妥貼，過一些安樂的日子。誰料得到戰爭可把我毀了！毀了！……誰也不願意像一隻雞，一條狗那樣給打，給殺，不做一聲，不吐一口氣……那般混帳東西是怎樣對付我！……我恨，爸爸，我說不出怎樣的恨，恨那批軍閥！我裝了滿肚皮的火，我心裡整天在燒……我就喝啦，喝啦，我想用酒，用酒來消……心裡的火……什麼也沒有用，火像加了油一樣，弄得我要發狂，想去投他一顆炸彈，放他一把火，結果我又忍下來了，低着頭走進醉樂天去……」

默然地聽着的老土伯，第一次給感動得落下淚來，口裡

頻頻地喊着兒子的名字。

阿福正想說下去的時候，門却突然開了，木匠李三郎挽着木匠家火撞進來，喘着氣說：

「不好了！老土伯，不好了！」

「什麼事，嘎！什麼事？」老土伯差不多給震憾得跳起來，阿福也跟着站起。

「不好了，城裡的軍隊到下村拉夫了！」

「這……這怎麼得……得了！怎麼得……得了！」老土伯的臉色變得蒼白，嘴唇顫抖着。

「混帳東西！」阿福射着怒憤的眼光，使力的把煙管敲在棹上，好像就要出去和他們決鬥似的。

阿福嫂慌忙能地從內房跑出來，頭髮是亂的，臉色蒼白，她一邊扣上衣釦一邊走過去，絕望地喊起來：

「天呀，怎麼樣了啊！」

「今天早上，」李三郎還沒有歇住氣，「我去替何二伯整棹橙，晚上就在他家裡吃飯啦，那知道飯還沒有吃完，屋子裡的人就搬雞搬鴨的鬧着來，說軍隊在下屋捉人挑擔了！捉人挑擔了！我嗎，馬上丟下碗箸，帶了我的家火跑呀，跑呀，跑到這裡順便踏進一脚來告訴你們一聲——說到這裡，他把頭回過去向門那邊望了一下，然後放低了聲音——聽說

革命軍打來了哪，城裡的軍隊，萬一不利，半夜就要開拔。」

「陳軍真的打得這樣敗麼？嘎？」老土伯挨近去驚奇地問。

「誰曉得呢，大家都這麼說呀！」

「不打仗是天沒有長眼睛了。」阿福憤怒地叫起來。

「我馬上要回到家裡去，」李三郎一邊說一邊走出去，「大家又要躲到觀音崗去吧，唉，你們快點準備呀，老土伯，阿福哥。」

「爸，怎麼辦呢？」阿福嫂依舊站在原先的地方，恐怖地問。

「馬上去把東西收拾起來，收拾好了再去叫醒小福，大家到觀音崗去躲一躲。」

馬上，整個屋子，就陷到紛亂中去了，阿福嫂忙著到內房去收拾衣服，棉被，老土伯和阿福也忙着籠雞，收拾廚房的主要器具。這時門外的路上已經陸續地有避難的人走過，人聲，雞叫聲，不時的傳進屋子裡來。

突然有人推開來喊道：

「老土伯，到觀音崗去啊！」

「老土伯，趕快走啊！」

那人立刻又走了。這弄得老土伯心裡更加慌亂起來。

外面路上的吵雜聲更大了，屋子裡也更加忙亂，家具撞得叮叮的响，小福也給吵醒了，哭了，阿福嫂一面收拾東西，一面叫他莫哭。

他們盡可能的把可以帶的東西收拾在一邊，一家人都聚在那間堂屋裡，準備到觀音崗去避難。在那刹那，阿福的臉色却突然變得非常的兇暴，好像他心裡給什麼抓住，他要走去和他戰鬥似的。他沈吟了一下，便回身向內房走去，父親和妻子都還以為他是去檢什麼漏落的東西，他却已經持着一根「鐵尺」出來了。

「好，現在你們到觀音崗去吧，讓我來守家！誰來我就給誰看，他不要帶老命回去！」

阿福嫂給嚇呆了。她半開着嘴唇，緊張地伸開雙手，恐怖地望着自己的丈夫，彷彿想向他身上撲過去，奪下他手裡的兇器來，但她顯然不敢這樣做，因為她旋即向後退了一步了。

老土伯的臉變成土色，渾身因怒憤而戰慄。但他很快就鎮定下來，換上一付莊重的形色，嚴重地喝道：

「你不是想害死一家人？快把鐵尺放下。」

阿福可並沒有聽從他的話，依舊擺着準備決鬥的姿勢。

老土伯正打算走過去把他奪下來的時候，恰巧董大哥打開門

走進來了。

「你們都準備好了麼？」他說。

「阿大，你來了正好，」土伯回過身去說。「你想，這是什麼時節，大家都說拉夫的來了，準備到觀音崗去躲一下，阿福呢，他却偏要待在家裡，要跟丘八去並命。你想，阿大，他們有槍，我們怎麼奈得他們何？這不是想待在這裡送死，惹起事來把一家大大小小都拖進湖潭去麼，唉！」

「土伯，你平靜一下，」董阿大安慰着他說，「阿福也只是心裡不平！總是拉夫哪，軍餉哪，打仗哪，我們做百姓的那裡受得了呢！說句老實話，我們也是父母養的，也是一個人，一條命，比不得一條豬，一隻雞。」

「這，這我也明白，可，可是……」

「是的，我知道你的苦處，土伯，阿福也是心裡頂明白的人。」他說了之後，就把視線移到阿福身上去了。

「阿福，你過來，我有話對你說。」

阿福把鐵尺夾在腋下，從父親身邊走過去。

「阿福，我總是告訴你，你一個人這樣是沒有用的。」董阿大莊重地對他說。「事情應該大家一道幹。這次派軍餉的事把大家都激起來了，到藍口挑鹽的陳火之說，革命軍派了人到周坑村一帶散佈消息，說革命軍今夜就要來攻城，希望四

擲的民衆都起來響應。城裡的軍隊這樣恐慌，夜裡來拉夫，可見這個消息是實在的。我已經跟李保元，王小榴，阿火二他們商議了一番，就乘着大家都躲到觀音崗去的時候，我們到那裡去把他們鼓動起來，革命軍一來攻城，我們就開到西門外去響應。你說是不是？」

「那末大家就得帶家火呀！」阿福幾乎歡喜得叫起來。

「不過現在只得帶硬家火，粉槍是來不及帶了，現在馬上走吧，我家裡的人都走在路上了。」

「那末，我們馬上就走！」

「走吧，土伯！阿福已經答應一塊走了。」阿大回過來對老頭子說。

「走吧，爸！」阿福招呼了一聲就走過去搬東西。

土伯把大門閉上，加了門，然後擊着松燭，伴着家人提的提背的背，和阿大打後門出去了。

遠地傳來人的叫聲，一二响的槍聲。不靜的夜，深下去深下去。

柴霍甫給高爾基的信

于九百年十月十六日

在耶爾德

親愛的阿力克塞·瑪克西摩維支君：

……今月二十一日我要到莫斯科，從那裡到外國去。你想像得到麼？——我寫了戲曲啊。可是，因為它不能在這一期上演，而要等到次期，我還沒有把它騰清。我想就是原來那樣可以了。寫「三姊妹」是非常困難的。三位女主人公各是不同的典型，但都是將軍的女兒。舞臺是設置在小都市或在鄉鎮上都可以。在軍隊的，砲兵的環境裡。

耶爾德的氣候美麗而新鮮。我的健康在改善着。我相當的工作着。從夏天的苦悶中解放出來，我覺得是愉快的。咳止了，連肉類也開始吃了。我過着孤獨的生活。實在是孤獨的啊。母親住在莫斯科。

謝你，非常感謝你常給信我。我重覆的把它讀了兩次。祝尊夫人和瑪克辛君好。那末在莫斯科見。不准扯謊啦。在莫斯科見吧。只賴神的惠賜啊！（斐琴抄譯）

批 評 論

——批評家對於作家及讀者的關係——

盧納卡爾斯基
孟式鈞譯

批評——縱然單限於我們在這裡抱着關心的文學批評的領域來看——是一個大的現象。關於批評，是能以下許多的考察，並且這考察也是必要的。在牽着科學的文學理論的我們的批評觀，和布爾喬亞的批評觀同樣地，還沒有貫徹到究極的地步，沒有給出一個明瞭的說明來的現狀之下，是尤其感到有這種必要。

在這篇論文裡，我僅想說一說二三個對於批評的見解的漠然的體系。然而我想這些體系化了的二三個見解，也決不是全無益處的東西。

藝術文學（其他的藝術也是如此），是階級的自己認識的行爲。從一方說來，那是自然生出來的東西——即有新的階級出現，成熟，同時便創造自己的藝術文學。但從另一方面說來，這個藝術文學的創造的行爲，是或多或少都要意識地地作的。即是，階級的表演者，各各都理解藝術文學的意義，而努力快着創造出來，或是幫助着創造出來。

階級無論什麼時候，都是從下方登上社會的舞臺來。它是非突破它以前的支配階級所建立起來的社會制度不可的。作着新的階級的發生地的「庶民」，在達到階級的自決的時期以前，覺得自己較之貴族是所謂卑賤的種族。在這樣的期間，階級漸次形成下去。並且慢地組織起自己自身的階級底自尊心來。因之便開始對於顯示着上流階級之所以爲上流階級的特質，是真正的高尚的東西，和自己自身的日常生活上的特質，美的或經濟的特質，是真正的卑劣的東西加以否定了。

在這樣的時期，差不多總是覺得上流階級的生活的秩序，是被他們的神權的祖先維持着，神權的，精神的創造力，直接着臨着貴族社會。下層階級則相反的，它表現爲不受天恩地惠的，沒有何種定形的東西。

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們知道下層階級在稍微發達了的社會中，是反抗着觀念論的立場，而執着非常徹底的唯物論的立場的。（這事在布爾喬亞爲自己的獨立而鬥爭的時候，表現

得特別明瞭。他們漸漸知道，物質決不是無形的，那是自己作出來的自己的形式，並且也全然沒有特意從天界借用超現實的力量之必要。

假若說新興階級的最大的思想家，差不多是常常抱着唯物論的傾向，那麼同樣地也可以說他們是常常現着辯證法的傾向的。

設定這些最重要的問題的是政治的指導者和哲學者。藝術家跟在後面，以此而將自己的活動鞏固下去。

藝術家給新的階級的日常生活加以剪鋤。到昨天還是卑劣。可恥的農民的小市民的歌，舞蹈，今天就成爲美的源泉了。到昨天還是被嘲笑着的社會的，家庭的生活規範，今天就更生爲貴重的傳統了。

藝術家是不但這樣的提高自己的階級的生活，而且還要探求那發揮階級的獨自的英雄主義的那樣異常的社會底事件。這些藝術家，還要向着那直到昨天還被尊爲榮華的貴族的生活，越法大膽地放射起諷刺之箭來。在這個鬥爭上，新的階級不但組織自己的自意識，而且還要使自己的敵人瓦解，將同盟者引到自己這邊來。

文學批評家的世代之出現，是較之剛才所說的藝術家們的最初的出現，多少總要遲些的。爲什麼呢？因爲文學批評

是階級之藝術的自己認識之第二步的行爲。我們說藝術的自己認識，那是因爲我們在這場合，只將文學。藝術批評，以藝術爲基礎的批評放在心上的原故。

批評家作些什麼呢？他是作爲觀衆中之一人，聽衆中之一人而出現在藝術家的作品之前。他將要這樣說：「藝術家啊！你爲我們創作。你以形象來創作。我們比什麼都想清楚地知道你給了我們些怎樣的財寶，在你的形象中有怎樣新的東西，你給我們照明了事務的光，爲什麼使得那些事更和我們接近，容易理解等。你的聽衆，觀衆，讀者是非都各各想一想這事不可的。在你的讀者之中，最爲前衛的名目之一的我，也是不想不想這事的。而且我還非把我想的使大家都知道不可。」

如此，批評家便成爲從讀者大衆之中，走向藝術之國去的急使般的人了。他將藝術家和讀者聯結起來。

這樣的事情必要嗎？

到底藝術家是從起首就非是用不着向大衆說明般地那麼讓人容易理解的人物不可嗎？

不用說，大概是這樣不可的。在文化的初期，那可以說是常常要這樣的。藝術家起初是和一般大衆，僅有一點的不同。他的創作，具備着許多人都以爲是集團的東西的性

贊。然而隨着社會的日漸複雜起來，藝術的問題也就跟着複雜起來。

將這採用在藝術上，恐怕要有——因為使藝術成了非常複雜，難解的東西，而是應該排斥生活的許多複雜的，然而重要的側面呢？還是藝術家因此而和一般的大眾不妨隔開一點，而來採取這呢？——這樣的一個窮境在階級之前發生出來。假若沒有新的社會現象，即從讀者大眾之中有文學批評家出來的現象的幫助，恐怕這個窮境將非常困難了。

所以，反復地說來，文學批評家是比什麼都在前的，先要為階級全體服務。換而言之，即是他要以全新的獨特的方法，將表現着藝術作品的內容的藝術的，形象的價值，換成推進生活的動因，各種的生活現象，現實，傾向，鬥爭的形式，希望，口號……而指示出來。

不待說，文學批評家，是不僅止有着根據着藝術家所創造的各種的例，而給與自己的階級以社會的現實之明確的知識的力量，自己的階級的獨特的指導者。他更得有着由於附加自己的辯說之力與自己的批判底氣質於其教化活動上，而不但是自己的階級的成員，而且還要將那和自己的集團有着很親近的關係的各種集團的人們，也要引到順應着各自的契机的活動來的獨目的力量。假若是偉大的批評家，則更應

該這樣。

然而，這事可也決沒有抹殺了批評家的特別的任務。

我們自問——批評家作為理解藝術的助手，而實際上是必要的嗎？然後我們再這樣地自問——批評家作為藝術家自身的教師而實際上是必要的嗎？

各種時代，各種國家的最偉大的文學批評家們，作了作家的教師的事，我們是知道的。他們有些時候掘出了許多最光耀的天才。他們給藝術家解釋迷妄，幫助着發見附合於藝術的內容的形式。他們還給藝術家，將藝術家們不能充分地理解的各種社會現象，說明得容易理解了。他們有時還向藝術家指示出作品的真的相貌來，因此，藝術家自己也就完全可以地全面地理解自己作出來的東西了。

這樣的事情到底必要嗎？在這一點上，作家自己不可以成為批評家嗎？即是，風格是怎樣的，各種的樣式是怎樣的，可以向讀者大眾分明地解明自己的創作意圖的形式，應該怎樣去追尋，怎樣把握住實生活，而使其轉化為食火雞——即形象，並且怎樣才能使那形象歌唱抓來的生活的美麗的歌，生活自身都不能歌唱的那樣偉大的美麗的歌——這樣的事情，難道說作家自己不理解嗎？

不用說，這一切的事情，藝術家自己是能作到的。真的

藝術家是批判的藝術家，有着批判的才能。真的藝術家是理解自己作的事物的，恐怕連創作方法，表現方法也都知道。

既然如此，那麼對這樣的藝術家，批評家是必要的嗎？這樣的批評家不反倒使他受累嗎？

這樣的事情，誠然是有的。就是某一時代，某一階級的最優秀的批評家，有時也向着各各藝術家，這樣地說：「如果能了解你的八字眉，那將如何歡喜啊！你還未成熟，如果我能夠幫助你使你的歌完全了，即是如果能以較給你唱什麼並怎樣地唱，那是多麼歡喜啊！但是我的內心，防碍着想那樣的。」

然而，藝術，尤其是藝術文學是階級鬥爭的一個大戰場。作家和作家爭戰，而又為作家和讀者大眾而戰。批評家和批評家爭戰。他們為了給與作家以影響，給讀者大眾以影響而戰，他們還為了作家創造出的各種人物而戰。有那想使他們遇到的東西，轉化為自己自身，自己自身的韻律的強烈的震動的大波一般的東西集來。

假如說現在在我們的前面，有一位偉大的藝術批評家。他和所謂文化的以太（*ether*）界所起的一切的東西聯結着。不斷地從全身中送出最高度的緊張之流來。從這位批評家的身體上流出來的液體，在文化的空間上，和未知的藝術家，或

是未熟的藝術家，即不能正確地理解自己自身的階級的意義所謂落後的藝術家的偉大的作品衝突，於是鬥爭便因此而發生了。批評家的液體和那藝術家的作品的肯定的力合流起來。藝術家的形象之明確性和感情的強烈，形式的完全和批評家擦着，便放起無上的光輝的光來，而燃燒着。看見這種情形，人們將要這樣說罷。——「請看！靠着對於批評家的批評的反動，A的作品，在放着北極光般的光。」

但同時，想不到會在那裡，露出許多的空白，灰色的溝，可憐的鍍金來。

將偉大的藝術家B的創作的相貌歪曲了的是什麼呢？誰也沒有歪曲了他的創作的相貌，只是為了對於批評的反動，而發生了這種意料之外的事情。自然在藝術家那一方，就是臉上帶着面巾，腳上穿着最高的靴子，說是什麼無聊的批評，吐着唾沫，好像駱駝般的現着無事臉，也沒有關係。然而那麼作去，恐怕藝術家什麼也得不到的。假如藝術家始終任意下去，那即是表示着他加入那個陣營，因之批評家的炮彈，將要始終向他身上放射。然而有時作家也會注意到自己的創作的內的不調和，自己反省，結果，他的才能，便登上了新的較高的水準去。

這裡有着批評家的最大的勝利之一。那不但是大的修正

的場合，就是小的修正的場合也可以說的，不但是大作家的場合，就是小作家的場合也可以說的。

作家的基本的天分，不待說是他的藝術的天分。我在一篇叫作「關於技巧的感想」的論文中，說到了獲得明確的世界觀有着怎樣大的意義，並且發見最有效果的表现法是怎樣的重要等。然而那些不能將這織在藝術這個織物裡，即形象的織物裡去的人，是什麼世界觀，什麼表現方法（從藝術的見地來看）都不必要的。

高度地具備着能以形象來思惟，感覺，製造形象的織物的能力，聰明，誠實地建築自己的世界觀，鄭重地想要完成自己自身的風格的藝術家——這誠然是非凡的人，不單是在藝術的領域，就是從關於現實的知識的獲得這一點來看，從自己的階級的社會勢力的動向之明確的理解這一點來看，甚至從對於自己的階級的政治的指導部的口號的真實的態度這一點來看，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者。然而那可並不是作到了所謂最上的武裝。因此，我們就要排斥他嗎？在那些東西還沒有具備之間，我們就使他離開藝術家的陣營嗎？不用說，無論在怎樣的場合，都決不能說那樣的話。否則，或者我們也許要說那樣的藝術家，是可以給與自己的階級以非常大的財寶，然而同時，那財寶恐怕還有几分未成熟，說到瑣細之

點，還未有充分地解明而各都分離着。但是我們要停止在那裡嗎？假若如此，那是很不好。如果我們的偉大的藝術家，縱然不是意識的作，而在他的作品，裝進了在任何人的眼裡都覺得是虛偽的東西的話，我們是不能假裝作不知，不加管顧的。

約瑟夫時常這樣說——「那是不正確。假如不正確，恐怕就是錯了。」真的所謂正確——在任何場合，都是正確到底的。

那麼這將怎樣呢？這時我們也就必要着那第二步的社會現象，即批評了。批評是為作家自身，為廣汎的讀者大眾，使作家分明起來的東西。批評從敵對的東西，有害的東西，剝下假面來，而述說真實的姿態的。批評幫助着踏向新的道路的人，同時，還指示出他從來陷入的泥沼。即是使朦朧的東西，清楚起來。

關於趣味和風格，事態大概要有點不同了。這一點，當然藝術家自己非成為自己的指導者不可。但我們還可以時常看到教養未成熟，或是有着特殊的頭腦的結果，藝術家雖有時提到非凡的創作的幻想，可是全然沒有批判自己自身的力量的場合。他的花園裡，雖有所有的隱喻（Metaphor）的花美觀地盛開着，但其中仍是滲有許多非鏟除不可的雜草。

不能使自己的趣味圓滿地成長，對於自己的大工作，全然不知道怎樣作法，歷史的文學的教養不充分，有時全然不能驅使自己出生的國家的美妙的言語，而因此傷害了自己的那樣的藝術家，我們是知道的。

那樣的作家，要禁止他們寫作嗎？不用說這麼作也可以。可是在這些不完全的作品中，包含着非常多的貴重的文學的財寶的事，這是無疑的，像現在，普羅列塔利亞，集團農場大眾，直接從自己之中，送出青年作家來的時代，過於壓制他們參加到文學的工作中來，那是非常奇酷的事。——因為游泳只有在水中才能學會。

在這一點，問題也達到必要批評家的存在的結論了。人們時常向批評家說：「某人因為不能成為優秀的作家而作批評家了。」這樣地加以嘲笑。

這不能說是社會的見解。這是愚劣的俗物的見解。批評家在本質上是讀者大眾之一。批評家是熱心的讀者。批評家是傾全力想盡可能地快將藝術的美再現為現實的動的讀者。批評家是有着特別的才能的人。

那樣的批評家有時也能寫優秀的戲曲和完美的詩，有時也全然不能寫。

我們舉一個稍微粗率然而非常容易明白的例罷。譬如有一

一個很好的唱歌的先生。他自己到音樂會裡，已不能唱得很好了。不！也許他根本就不會唱。然而他是可以將一個未成熟的歌者教養成很好的巨匠的。

批評家也是能作和這同樣的事情的，並且還非作不可。

假若他不能這樣作，而只是好像學校的教師，在黑板上畫着，指摘學生的錯誤似的，指摘着作家的錯誤，就覺得滿足了的話，那時你就嘲笑他好了。

現在是可以說正確地發展着集團，在自己之間，已有了很好的指導者的。他們作為獨立的藝術家，恐怕還不能說是位於一流，然而作為嚮導，是很必要的人，在這一點上，他們是什麼都知道，而且有着優秀的技藝的人們。

我想在這種述說的思想，就僅止於此。但實在說來，這只不過是我的論文的最初的一半而已，站在我國的普羅列塔亞文學批評之前的課題是怎樣的，若將關於這個問題的我的意見附加在這上面，這篇論文才算完結。這些問題，按我的意見，只有得到作家，文學理論家及文學團體的支持，才可以被我們批評家來整理，來加以體系的。

東平的眉目

沫 若

是三四月間罷，在東京麻布區的W的寓所樓上，W向我介紹了一位青年。他說：

——「這是中國新進作家丘東平，在茅盾魯迅之上。」

魁梧奇偉的W是在舊十九路軍裏充當過團長的，聽說一二八之變最先開火的便是他那團人。W在軍事上或許是傑出的人材罷，他的率直爽快也很令人可愛，他竟公然向我介紹起作家來，並呈出那樣的絕讚；他在我心裏喚起的感覺是就和他的身體之魁梧一樣，連誇張也很魁梧。

東平的體魄和W成正反對，身子過分地對於空閒表示了佔領慾的淡薄，臉色在南國人所固有的沖淡了的可可茶之外，漾着些丹榨酸的憂鬱味。假使沒有那付顫動着的濃厚的眉毛，和孩子般的愷悌在青年的情熱中燃燒着的眼睛，我會疑他是三十以上的人的。

——「我有好些小說，你假如有工夫，我要請你替我看。」這是他對我所說的第一聲，意外的是說話的聲音和口舌的調節，頗帶幾分女性的風度。

我自然是不好拒絕的。當時W便拿了一本「文學季刊」給我，他繕出一篇題名「德肋撒」，下署東平二字的叫我着。

——「你看啦，這便是他的近作，很不錯。」

「德肋撒」是一段小*的故事，是寫一位在產科醫院裏當看護的德肋撒，起初是一位心腸硬的獨身女子，對於產娘們的痛苦每*要吐出近於殘忍的叱責。但後來她自己結了婚，有了孕，難產，不得不進病院去受手術。在呻吟着的時候，往年對於別人的近於殘忍的叱責，自然地浮上了心來。

就是這樣的一個簡單的故事。他在用對比法來寫一個人的性格的轉換和心理的轉換，筆調有些散文詩的風味，取着寓言般的格式，像是在象徵什麼。全體像是一篇精譯。我覺得作者注重技巧的人，他是有一點 *craft* 的嗜好的，是一位 *craftsman*。大約也因為經驗還不充足的原故罷，以我學過醫而且自己收生過四五個兒女的人看來，他所描寫的產婦情形，便不甚逼真。

僅*是這樣一篇「德肋撒」時，覺得還只像春前的一隻燕

子，W的一二八式的大砲似乎車得有點過火。

這是東平和東平的作品所給與我的第一印象。

八月快到尾上了。東平從房州的北條海岸突然寄了一篇小說來，是在「大公報」上發表的「沈麟的梅冷城」，要我給他以詳細的批評。

我那時很忙，忙的倒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正經事，只是忙的一家七口的麵包問題，趕着非把一本書譯完了去預支點版稅，下月便有絕糧的危險。然而我是把「沈麟的梅冷城」過細讀了一遍的，我暗地感着一般驚異，我沒想出「德助撒」竟成長得這麼快。他的技巧幾乎到了純熟的地步，幻想和真實的交織，雖然煞費了苦心，但不怎樣顯露苦心的痕跡。他於化整為零，於暗示，於節省，種々手法之靈量的採用，大有日本的新感覺派的傾向，而於意識明確之點則超過之。我在他的作品發現了一個新的世代的先影，我覺得中國的作家中似乎還不曾有過這樣的人——自然我在近幾年來，對於中國的文壇是很舒適的，或許他這種傾向是普通的，或至少是佔有領導地位的，我可不能斷定。

但我終因為忙，他所要求的詳細的批評我沒有工夫提出，我只給了他一個簡單的明信片，說他的作品「別致」。這個

簡單的批評大約使他感覺着了失望罷。他大約以為我是蔑視了他，或者無誠意地沒有過細讀他的作品罷。就和他的女兒被人輕視了而母親生氣的一樣，他回信來便叫我把他的作品（從報紙上剪下的）寄還他，並說假如我只是說那樣簡單的話，他以後不好再拿作品給我看了。

那是九月到了初頭，到海岸去的人應該陸續回東京的時候了，寄還作品的事我拖延了下來，意在等他回東京之後寄還。但不期他的等待竟異常的切迫（後來才知道要趕着寄回上海出版），見我沒有立即寄還，竟寄來了一張生了氣的明信片：

——「焚香三拜請，請你老先生把我的小說寄還罷。」就是這樣的簡單的兩句，我一讀了，想起了他那兩條濃厚的眉毛。

十月又到了尾上了。

有一天中午時分，東平突然和魏孟克一道，到了我寓裏來。我那時剛好寫了一篇小文叫着「七請」，是答覆一些朋友的對於我們的難詰。「雜文」三號上把我寫給「宇宙之歌」的作者陳子鶴的兩封信發表了，出乎意外地竟引了同一集體內的類似攻擊的反應。「七請」便是那反應的反應。

我的眉毛雖然沒東平的那樣粗，但稀疏地也有幾根。對於難詰的文字之答覆，自然也不免要把幾根稀疏的眉毛略略顫動一下的。

他們是吃了中飯來的，我讓他們看着「七請」，各自去吃中飯去了。

「七請」本只是三千字來往的文章，在我把一頓中飯吃完了再回到他們的面前時，不用說是已經被他們看完了的。文中有幾處略略過火的地方，東平都勸我改削了。

我到這時才明白地認識得，東平不僅有一付濃厚的眉毛，更還有一雙慈祥而有情熱的眼睛。

◇
在第三天上，東平踐了他對於我的口約，把他的小說集「沈爵的梅冷城」郵送來了。

一共是三篇故事——

「沈爵的梅冷城」

「麻六甲和神甫」

「十枝手槍的故事」

我仍然是在麵包的壓迫之下，但東平這個集子却使我想起了「一位舊時代的猶太人的話」：人的生活不是專靠着麵包。

晚上，麵包先生把我的頭腦蹂躪得來就像炎天下的柏油

路，快要發火的時候，我把他的集子繙來在電燈光下展開，奇怪，他的小說竟有了撒水車的功效。

因此我便生出了一個貪心，想看他所已經發表過的一切作品，並同時想知道一些他的學習創作的路徑。

我這個貪心得到了充分的滿足。

他給了我一封二千多字的長信敘述他的學習創作的過程（這封信我要替他保存着，等到將來可以發表時替他發表），原來他受影響最深的是高爾基和巴比塞。此外如王爾德，波多來爾，尼采，莫泊三，托爾斯太等都給與了他不少的影響。我現在把他對於他自己的「預期」摘錄下來罷：

——「我的作品中應包含着尼采的強者，馬克思的辯證，托爾斯太和聖經的宗教，高爾基的正確沉着的描寫，波多來爾的曖昧，而最重要的是巴比塞的又正確又英勇的格調。」

單這一句話可見得東平的抱負之不凡，而他的詩人的氣質是異常濃厚的。

他已經發表過的作品，大抵都已經給我看過了一遍，如「通訊員」，如「鬼子的故事」，如「賭徒」，如「羅平將軍的故事」，如「福羅斯基」等，都可以看出有一貫的基調，向着他自己所懸的「預期」在進行，然而距離，不用說是還相當的遠。

那些驕視儼然是互相矛盾的一批要素，要辯證地有機地綜合起來，非有多方面的努力是難以成功的。

有這樣一個偉大的目標，要想達到這個目標的努力所課與於東平者的苦悶當然不小。他自己說：

「我是一把劍，一有殘缺便應該拋棄，我是一塊玉，一有瑕疵便應該自毀。因此我時時在絕望中……我幾乎刻時在準備着自殺。」

這是醉心於 *all-or-nothing* 者所共通的苦痛，我自己覺得很能够了解。

真的，東平啊，我真希望你成爲一把無殘缺的長劍，而且飾着無瑕疵的玉。假使辦不到這步田地而你便筋疲力盡了時，我寧性希望你——「自殺」。

但這「自殺」，不用說，是也要採取強者的態度。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島木健作的文學私見

張 香 山

從一九三四年起，直到現在，在日本，作爲最卓越的新人而出現的作家，可以推島木健作，平田小六、本庄陸男諸人了。在這幾個人中，尤以島木健作持有一種嶄新的迫力和傾向，而成爲全日本文壇的大問題的中心人物。關於他的創作態度以及成爲問題的諸小說，我曾在雜文第四期的島木健作簡論裡，作過整個的考察，所以在這裡都一律省略了；但有些人胡亂地說他專長於描寫監獄（某報日本通信）真是錯而大錯的觀察，所以爲着讀者更深切地了解這個作家起見，在此就摘譯下若干段他的文學的私見。看看島木氏的作品的特色。

「作爲卓越的普羅文學所有的第一資格，就是這部作品持有煽動讀者的力量——是銳利的向着正當方向煽動的方法，這個煽動方法原不是一條直線，而是複雜多岐的。不僅是朗暢的活躍的，並且是能讓人悲哀，讓人憤怒，讓人欣笑等等的吧！但這些東西，都非向着一條極大的流域合流起來不可。並且煽動方法愈尖銳的文學，從形象化的程度上說，是最高的，就是作爲藝術品看來，也是最卓越的。在從前，我曾讀到過一篇論文，說：「叫做煽動文學的，是和藝術品相異的，但普羅文學却甘心地應盡起這個任務。」像這樣的想

法，是錯誤的，其實煽動文學原和藝術性是相連的，如果這樣想，普羅文學恐怕就難盡其任務吧！

「作者縱然持有正確的意圖，但被作者的舊情緒所背叛，却給與了與意圖相異的別個銘感的場合是很多的。並且文學是情緒的傳染，因此，這背叛知性的焦情緒，須得重視。」

「讀有些作品，能感到煽動的尖銳，有些作品就沒有感到，這原因是在那裡呢？說是熱情不足，失掉形象性，太公式化，其實，這都說明得不充分。作者是感到想把某個現實表現到藝術上來的衝動，但發動這衝動的，究竟是什麼呢？我以為這是抓住了這作家的現實，在作家心中所激起來的愛和憎。在作家看來，這個現實無論怎樣都好，但却是不能無關心的。不能袖手旁觀的，非湊一脚不可，非猛烈地愛或憎不可的。祇有作者和現實有了這樣的關係，來描寫現實，無論其首尾如何的不整齊，但終能感到這即作品有若干生命的氣息。寫自己的事情的小說能成功，寫他人的事情的小說不成功，（作者是個專寫自己事情的作家，題材多是從五、一五事件被捕時裡抓來的——譯者附註）這並不是由於題材的精通與否，而是由於「關於自己的事情一切的利害是切實的，愛和憎都很深切，但是純粹的客觀的東西，由於傍觀的態度，就不能正對面的通氣息了。但待這作家回熟了以後，像

達到托爾斯泰那麼偉大的時候，就沒有這種區別了。在諸性格的形象化上，作者非把那些作中人物的利害和運命的浮沈，感到是與自己自身相同不可的。雖說客觀的描寫，緊向著題材而描寫等，如果不曾經過這樣的過程，那祇是終于現實的模寫而已。——受到了這樣的激情，作家才感到了藝術的表現的欲望，但那對於現實的愛與憎，不用說在普羅作家的場合上，是階級的，這不外是X X的熱情。我以為在作品中之「尖銳」的有無，是存在於作家和現實的如斯的關係之中。

以下是他關於文章的見解：

「在文章上，作家達到了某種境地，就失掉了虛偽等*，淡*然的，用低微的靜寂的調子敘說着。但其打擊讀者心胸的力量是極大的。像小林多喜二的「黨生活者」等的文章是普羅文學的一個典型，我們是應學習的。」

「文章大概是被作者的肉體所決定的，因為自己到底有怎麼着也寫不出來的地方。然而受了外國作家藝術派作者影響呢，或者是為着釀出藝術的氛圍氣呢，而故意地常*試用彎曲的表現的現代普羅作家，實在有重省一番的必要。」

「總之，文章要簡單而能現出複雜味，明朗而含有細弱的陰翳，雖輕鬆而不陷浮薄，這樣的文章，才是普羅文學的卓越的文章。」

德永直的創作經驗

王 一 葦

最近見到一個日本的富於經驗的普洛作家德永直的一篇創作經驗談，內中是說到他寫『沒有太陽的街』的經驗，當時的生活環境以及最近的感想。我想把它介紹出來，對於初學寫作的人不會沒有一點益處吧。

首先他說到素材的處理：

我寫長篇小說，是從『沒有太陽的街』開始的。不消說，未寫它之前，曾經寫過兩篇未完成的長篇小說。我想無論怎樣的作家，準備發表長篇小說之前，似乎都寫過不少的習作。

『沒有太陽的街』的題材，像大家所知道的一樣，是正十五年多發生的東京小石川區K印刷公司的大爭議。可是我沒有充分的抓住這一題材。就這個題材來說，是非常大的東西，從那方面寫起才好呢？最初完全是沒有目標的。

寫就時，正是昭和四年的春天，所以其間差不多費了四年才完成，雖然從沒有斷念過，但怎樣也不要這樣長的時間。然而構成這樣大眾的事件，可以說是比較的困難吧。而且我自己的技術尚未成熟，也不能不算進去吧。那時像『沒有太陽的街』這樣形式的作品，差不多沒有。而且新文

學還很幼稚，還沒有像現在這樣有各式各樣的形式，因是，可以給與暗示的作品，就倍加困難了。

但是寫的時間，沒有費三個月。並且是在工場的工作之中。那時的我，比現在的對於創作的科學的見解低得多，因而是自然發生的，應當怎樣去處理這種素材，也沒有確切的考慮過。

其次他說到自己底創作上的苦心：

『創作上的苦心』，這件事情，也是沒有經過的。現在想起來也還以為這篇小說是意外輕鬆地寫出來的。第一因我不知道甚麼文壇，所以沒有注意它。以前我常在勞動組合的機關報上寫文章，可是範圍僅限於工人間的批評，此外沒有明確的想作一個作家的希望。（以前是有的，可是因為在勞動組合工作，所以利用那時的風潮來寫小說的人，遭到了人們殘酷的輕視）

因為這個理由，我的寫作的興趣，總想把這一歷史的偉大鬥爭，用某種形式寫出來。於是我到工場當局去，藉健康保險得到休假一個月的證明書。（在保險法上，一定期間，可支

給六成的日俸。然後每天到神樂坂的宿舍的工友們房間裡去，因為這些夥伴們白天都到工場裡去，可利用這一個好機會。當我寫着那一故事，時時不常地哭泣。現在也還記得。當我寫那旗影暗了和阿加代姑孃之死的場面，以及那個葬式的時節，眼淚落下濕透了原稿紙。（然而實在作者彷彿是不能哭的，像扮喜劇的戲子不能笑一樣，這是作者失敗的證據。）

不知道是藏原惟人，還是誰？批評『沒有太陽的街』是『記錄文學』，可是我並不這樣想。這篇小說，雖然大半是記錄的，却差不多與事實不同。那裏面的主人公，無論萩原，無論高枝，又無論阿加代，或宮池，都是我的創作，此外還有許多用各種各樣的想像作成的場面。

我大半都插進了場景，最初的廣告一章，宮殿下的行啓，也完全是我的創作。因為我喜歡描寫場景。也許場景對於作者是骨架也未可知，就是對於讀者也是很有興趣的。而且使讀者可以容易地領悟事態的經緯。另外就沒有可以說得上創作上的苦心那末樣的东西了。橫豎在這地沒有別的秘密，是自己覺得高興怎樣寫就怎樣寫的。

再其次他敘述了當時的生活狀態：

當時的生活狀態，不用說是很壞的。因為我是熟練的工

人，每天可得三元五角的工資，可是，除每月要寄錢奉養鄉下的双親外，老婆同孩子也不得不供養，因此一錢也不敢苟且。除保險法上有一月的休假外：直到作夜工，工場一天也沒有休息過。

『沒有太陽的街』，得在『戰旗』上發表，是因為林房雄的介紹。林房雄在熊本第五高等學校的時代，加入我們勞動者群新人會支部時認識了他。可是在他作了小說家的前後，我們便差不多沒有遇見過了。爲了朋友們開辦小印刷公司，大概想到林房雄作了小說家，一定知道出版所，所以期待得到一封介紹書。去會他的時候，他知道了我寫小說的事，得到了他這樣問我的機會『寫一篇看看怎麼樣？』以前，我還不知道有『戰旗』這樣的雜誌存在。

他一看見『沒有太陽的街』，便用最好的話來讚美我，當然我不相信那個讚美，然而因了這一讚美，就有點兒自負了。然後由于他的注意，修改了第二章，第三章。『沒有太陽的街』這個命題，是開始寫小說前就在我的腦海裡出現的。到了現在我也還有佈置小說的內容之前先想好題目的癖習。

那發表的結果怎樣呢？他這樣地說：

發表的結果，連我自己也吃驚了。因為受到名人們的稱讚，真是吃驚了。現在特別想起來是川端康成氏的懇切的批

評和裁原惟人的激動的批評。當我听到片岡鐵兵氏的——好，實在好，過分的好——這樣地批評時，嘿！實在嗎？連自己都差不多這樣的想了。藤森氏是許久以後的事，在「作同」事務所遇到他，受到他的讚賞時，我感到非常的害臊，但，那時候，我也已經是很自負，很想成功一個作家的時候了。

現在想起來，由于那時大工場出身的勞動者作家很少，因為需要那樣題材的小說，所以半份可驚的過獎是有的。

最後他說到現在的感想：

「沒有太陽的街」，現在已譯成德，法，俄，英，中國，瑞士，西班牙等國的文字，而是所謂世界的作品了。可是這篇小說，要不是以前寫的，我很難說他是完全的東西。我現在用「黎明期」這個題名繼續的把它寫下去，我以為假如完成了它，也許可以成功一個作家吧。

然而現在想起來，因為當時有「戰旗」那樣的雜誌，忽然披露了那樣的長篇的無名的作品，而現在那樣的雜誌却似乎尋不出來。特別近來，在雜誌上有時評式地排列着短篇的傾向。要是不打破這種現象，那末期望從年青的新人中產生偉大的作家來是不可能的。我和立野信之，武田麟太郎等，正在一塊兒致力於「單行本文學的建设」。這也有上面那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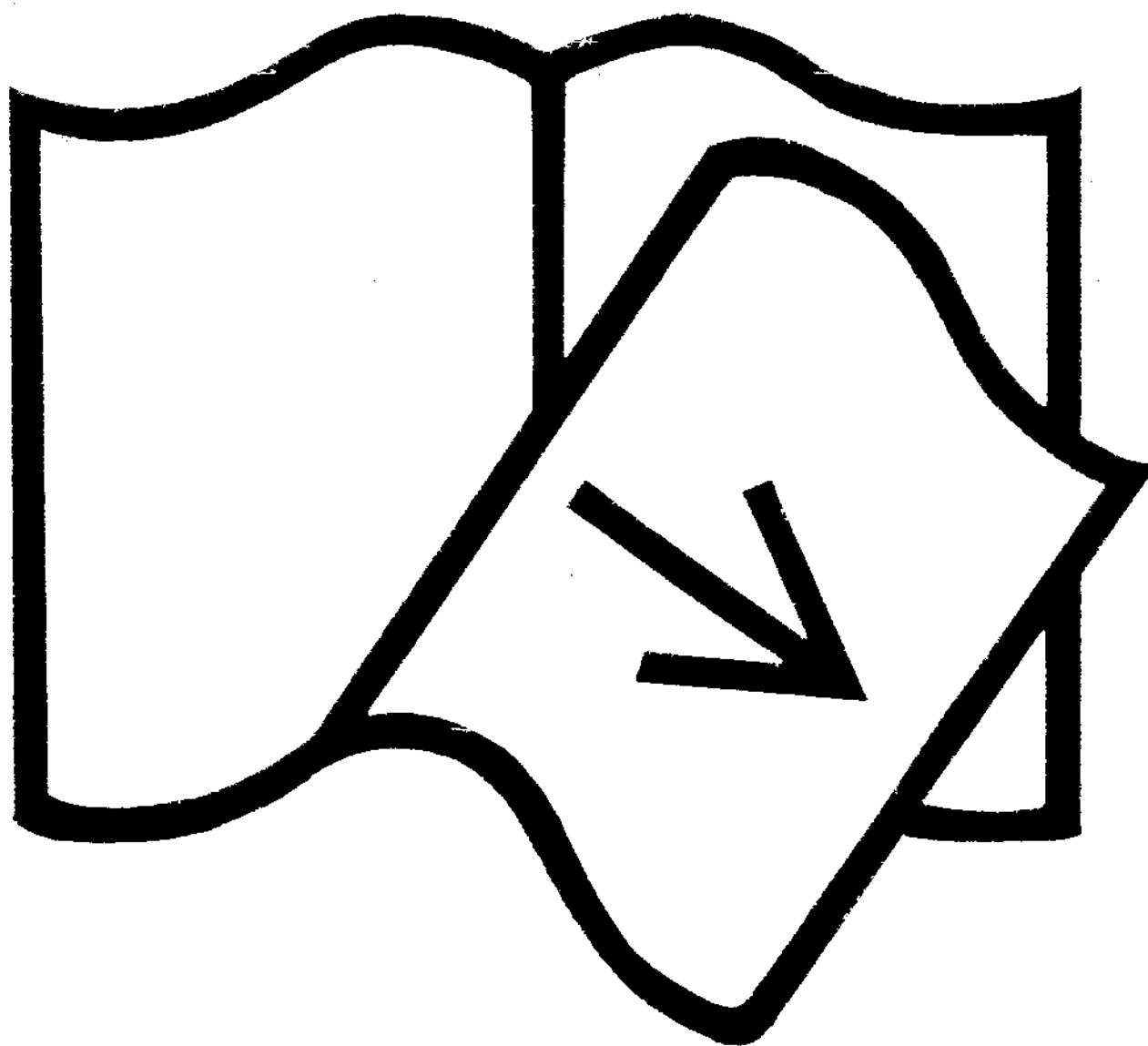
意思。只有雜誌的創作欄，就稱之為文學的舞臺，實在這種更不安的現象，大概是日本特有的怪現象吧。我以為假如大的作品全都印行單行本，日本的文學，將稍能豐裕而成為偉大的吧。

我們不說未成熟的高傲話，不論大小作家，就其一生工作所留下來的財產來說，恐怕第一是長篇小說吧。也有短篇寫得很多的作家，可是，我以為不是長篇是不能描寫大的題材。

外國的作家，似乎多半是以寫長篇小說當做他們的工作，可是日本的作家，却以短篇開始問世的比長篇來得多。就是連一個長篇都沒有的作家也有呢。短篇也不一定就不行，可是，以五六冊長篇留作作家的財產，是我近來的懷想。

更 正

前期所發表陳子鶴的詩歌獻詞，前四句和後四句原各成爲一段，中間的「我本不用歌聲高唱」，原爲「我來不及用歌聲高唱」，因手民誤排，特此更正。



缺 49 — 50 页

敬愛的詩人們啊！
爾們當然是比我更了解人生，
爾們爲了那理想的未來，
當然不圖這目前的安靜。

我現在也從詩歌的精神上，
了解了人生道途的崎嶇，
縱然爾缺少明朗的歌喉，
也不容爾不剖懷傾吐。

這世界原不是我們的，
追求真理的詩人們！
社會只容那籠中的小鳥，
歌奏歡樂主人的小調，
但爾却要去做那真理的探求，
歌唱開發人類幸福的大道，
這是詩神給我的啓示，
人生原就沒有平坦的大道、

荊棘布滿了世間，
在爾的腳邊滾湧着浪濤，
縱然爾是安臥着不動，
惡夢也許會來把爾驚擾，
何況爾是那飢寒交迫的人們啊！

詩神啓示給我，
人生只有一條前進的大道。
悲哀與恐懼都是失敗的原因，
我們要踏着自信的脚步前進，
光明的理想實現的一天，
荊棘自然也就被我們踏成了平坦！

哦，我不知道這是第幾次的失眠

林 林

哦，我不知道這是第幾次的失眠！在遠處的雞聲裡又追索着白天走過來的腳印。

哦，我明亮的心燈。在照耀綿邈的史程，那是沒有一線對於最後勝利的懷疑的陰影。

哦，客觀展開在前，我主觀落在後，什麼是生活啊？字結字，人結人，腦筋和腳跟的吻合？

哦，我不是詩人啊！讓詩心荒蕪吧，讓詩篇像被棄的花束，拋在時代的潮流消逝吧。假如我是熱烈的火，就要把靈魂裡的一根灰色的毛燒焚；假如我是自由的浮雲，去吧！飛去吧！早應脫掉那纏夾的褲子啊！（十一月十三日夜）

大戰時代的日記

羅曼羅蘭
陳達人譯

一九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維威、莫莎爾旅館。

三時三十分。維威車站揭示着的聯合通訊的電報，這樣的報道：「俄羅斯下動員令，德意志已布告宣戰了。」

現在是一年中最美麗的季節，尤其是今夜是非常好的一晚。一切的山都纏繞於星星發亮的淡綠色的輕煙之中，圓月在湖水上投射着金貨幣似的黃金色的光輝——那光輝是山巒的山嶺展至維威的。空氣迷蕩着心，紫藤的芬芳在夜的大氣之中漂流着，星星投着清新的光輝。歐羅巴的諸國民，是在這像天國一般平安的美麗的日子裡開始了大戰爭。

八月一日(星期六)

早晨。傳來了雀列斯被殺的消息。他是個有着偉大的頭腦與高貴的心的人。我很歡喜他。可是對於他，在我心中却感着一種同感(對於他由衷心發出的良善與慈悲的同感)與反感(對於他的社會主義底機會主義的反感)——他的政治地

位是因這主義而何時都在動搖，但是就正因這主義，他倒做了國家的大官。這樣的例在法蘭西的社會主義之間除去他是很難尋到的)的奇妙的錯悖。這暗殺的消息，把那在數年前曾於我目前講過的某談話，很清楚的復活於我的記憶之中來了。(阿加志爾事件之時(註)，很沉靜的某氏的面目(註)，可是，那面目因憎惡而興奮着，他說——「假如宣戰布告了，我們就首先鎗斃雀列斯。背我們要先戮除那背後藏着刀的反叛者」)

在夜裡十時三十分，我的母親坐從法蘭西開來的最後快車來了。在午後四時三十分，法蘭西也宣告了動員令……

(註)阿加志爾事件——是瑪羅科海口阿加志爾市發生的事。一九一一年，帝國主義列強爭奪瑪羅科最利害的時候，德國派了軍艦到阿加志爾，法國與英國認為這是示威運動，是德國挑戰之舉。

(註)某氏——是我的朋友，著名的作家。(作者)

八月三日——四日

德意志侵入柳舌仙布爾，對比利時已下最後通牒了。

我整個兒好像被壓潰了似的。寧肯覺得死了倒好。發狂似的居住在人類之間，呆然眺望着文明的破滅，這是多可怕的事呵。這次歐羅巴的戰爭是幾世紀的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大慘事。我們所抱負的人類的同胞愛，最神聖的夢却破壞了！

比什麼都可怕的——是不但沒有一點兒進步，而且人類反倒因此而退步了，是很明白的事。七十年代中，至少有一部分傑出的知識階級……，倍倍爾，對於愛爾差斯·羅托林肯的占領，發過頑強的抗議——可驚的地方是這次戰爭，任何國的社會主義者們，都毫不躊躇地作着戰爭的後援。德國的社會主義者們之中，首先便有「贊爾維爾」誌……，隨後便又有，由法國社會主義之中，拜揚鼓吹了我們與德國戰爭去吧。愛爾溫呢，希望着到戰地第一線去，國家主義者們，不是歡迎新聯邦軍的新 *Dunkers*，到自己的陣營裡來嗎。差不多都忽然和從前的自己的信念訣別，而一心想逢迎X的信念，這是我所得到的印象。

逢着這樣的試鍊就忽然被拋棄了的信念裡，到底有怎樣

的價值呢？到底有怎麼的一種價值！在他們裡面以其說是在國民與國民的戰爭中毀滅，不如說要為自己的思想而死的人，一個都沒有！

布洛克的信

八月二日附。

「……我們此刻是等待着巴黎的報紙。如果巴黎的報紙來了，戰爭是否已經開始就可以明瞭了吧？無論如何明天我要歸到隊伍裡去的，我的通信處是「第三百二十五步兵聯隊第幾中隊下士……」

對封建主義的鬥爭，又開始了。果真法蘭西軍是可以確保德謨克拉克西在歐洲的勝利，而且完成一七九三年的事業麼？這次的戰爭，將釀成比十字軍的戰爭更大的戰爭吧？這是自由的黎明……」

拉維茲老人，在八月十一日的時報第六號所載的論文中說，自己對這次戰爭的發生，感到很大的喜歡，數個月後恐怕要在斯托拉司布爾克大學的講壇上開講吧。

我的朋友之中，沒有傳染到戰爭熱的只有夏多布利安一人而已。（他的信，是八月三日蓋的郵戳，可是那無疑地至少是二日前寫的。）

「尊敬的親愛的羅曼羅蘭先生：接到住在南部的家姊來

電，說法蘭西已下全國動員令了。我依舊照四周的事情所要求的去做。瑪爾卡利塔呢收拾了我周圍的東西，小行李都打好了。平時那樣健康的我的妻，現在是驚天恐地的。故請你

不也可以有時給她信嗎？假如你能常賜與激勵之言，那末，她也可以鼓起勇氣，從這可怕的試練中脫出吧！我已經出發了。（未完）

柴甫霍給高爾基的信

千九百年一月二日

在耶爾維

阿力克塞。瑪克西摩維支君

恭賀新禧！你的近況如何？很好吧？什麼時候到耶爾德來？請你詳細的告訴我，照片收到了，非常地好的照片呢。萬分的感謝。

感謝你為我們的委員會盡力。援助病人到這裡來，那錢，可以收到的錢，多少也沒有關係，寄到我們的慈善協會執行委員那裡來。

我的小說（即「給谷間」）已經送到「季刊」上去了。我很喜歡你的小說「孤兒」，我不知道是否已經告訴過你，把它送給莫斯科的第一流的朗讀者的事？在莫斯科的醫學科裡，有一位朗讀得很好的浮德教授。我不知道有比他更好的朗讀者了。所以我把你的「孤兒」送到他那兒去了。我已經告訴過你是怎樣喜歡你的第三集中的小說「旅伴」吧？在那裡面，有和「草原上」那篇小說裡一樣的力。假如我是你：那末就會從你的三冊之中只選出最傑出的東西，把他每冊實一盧布來再版。——這在力和調和這一點上，恐怕要成爲真正可驚的東西吧。現在，是所有的東西都在三卷中混雜着。弱的東西是沒有的，然而給我的印象是：那不是一個作者的作品，而是七個人的作品吧？給我一點音信。

給初學寫作的人的一封信

庫茲米契

(一九三四，八，九於哈里柯甫)

那末，我今天來詳細地回答你的質問吧。

要怎樣做一個作家——尤其是做一個前進的作家，要如何才行呢？

成爲一個作家，當然要有才能。那是沒有伸展之原樣的藏於你底身上。爾務必每天寫些關於大眾生活，大眾喜樂、悲哀和苦惱的東西，由於這不間斷的勞動而伸展爾的才能。這是很明白的事情。一切的場面，主人公的冒險和意圖（思想和心理）是不能不穿藝術之衣的。第一個問題——是大眾的優美的、華麗的、（不是布希布爾的）小說的語言。

第二個問題——是主題和情節之機能的發展。第三——這是最重要的問題——作品要能够找出最……人類的前進者底思想、意見、和問題的。赤裸的道德和煽動不是小說應有的，必要的，是與場面構成的美，所連結着的思想和熱情之莎士比亞的深刻。

新的……革命作家底格言（Motto），是爲着幫助……

人類，即全世界的被壓迫者的解放，是不怕在正規地不間斷地寫着寫着之間所出現之形式的障礙。

我是通過自己的勞動，而在游泳於藝術的世界中做成作家的。請爾也這樣的做吧。不要畏怕，寫了又寫，折斷鉛筆，磨筆頭，寫個二千頁的原稿紙。——爾如果渡過了這火與苦痛的地獄，爾便可加入到偉大的真實的作家陣列去了吧。

這是我對於新進作家的勸告。爾很年輕——因此，在這數年（二年或三年或四年）之中，寫出了像德永直和小林多喜二等那樣的一些偉大的小說吧。

關於爾底最初的經驗——寫日本教員生活的小說批評——爾是寫了壯麗的介紹啊！爾將本庄陸男底「重荷」短篇的情節詳細的說了；又爲正直地勤勉地批評家，把那人物動作的微妙（nuance）傳給了我們。但是爾（正是不知道對於我們的批評家的要求）忘記了藝術地評價人物的思想、作家的意圖。爾是用「作者依於這一語結束了這篇小說」一語，結束了自

已新刊的介紹(壯麗的!)。

朋友啊，要知道——批評家畢竟是同作家一樣的藝術家。批評家無論讚賞無論貶謫，都得有他自己的思想。批評家是文學機關的司機者(Coachman)，如果能夠將「嘯」的蒸氣送進到汽罐(Bottle)裡去，則也就可以停止列車的全體了。就是這樣，爾的論文不過是紛*地事的湊合。我們蘇聯的文學是脫去了很早以前的那低劣的形式。因此，朋友啊，不要畏怕——我們將爾這新刊的批評，就是現在這樣的形式揭載在國際世界語作家協會的新機關誌「普羅文學」上了。我們的機關雜誌是在法國出版的。

即刻，我就寄贈爾第一期。第二期裡有我底二篇論文「所謂……作家是什麼意思呢？」要怎樣做為一個前進的作家呢？」請爾等待吧。(魏晉譯)

庫茲米契是蘇聯烏克蘭共和國的作家。主要的著作有「翼」，「比」，「高*的天空」等，他又是老世界語學者，用世界語寫有題名「連帶」的小說等。(譯者)

X X X X X

創作技術的問題

秋田雨雀

創作技術的問題之不可閉却是不待說的事。尤其在負着繼承過去的所有的文化的運命的階級的文學，則更不可閉却。創作技術的問題，是包含在方法論中的，技術是使方法完成的重要手段。科學有科學的方法論，因而需要着科學的技術。從同樣的世界觀創造了藝術，發生了科學，是因為對於對象各有着獨特的方法論和獨特的技術的原故。單強調世界觀，是不會產生藝術，也不會產生科學的。

就是反來復去的說多少遍世界觀，也不會創造出好的藝術來。藝術是非正確地把握住活生生的事實，用正確的方法來整理，統一，以優秀的技術，作為藝術品而創作不可。不用說世界觀支配着藝術家的現實的看法，但它決不是教給方法論和技術的東西。方法和技術是非從藝術的傳統辯證法底地攝取不可的。我以為「習得技術的必要」，「文化遺產的關係」是從這裡發生的。

蕭洛霍夫訪問記

「蜜哈爾·阿歷山得列維支·蕭洛霍夫是非常和藹可親的。爲了我要寫下這段會話，他讓出了自己的座位給我；他自己呢，躺着煙斗在長椅子上坐下了。這位不喜歡說話的作家，特別允諾了答覆「伊士維思奇」的質問。」

「哦，現在正寫着『靜*的頓河』的第四卷。想在秋天，把『被開發了的處女地』的第二卷寫完。」

「那末，往後呢？」

「寫戲曲！」

「戲曲？」

「寫一篇非常現實的東西！」

「是關於舊的人物的，更正確地說就是農民出身的『父與子』。約莫在三年前，我就想開始寫這戲曲，可是，爲着『被開發了的處女地』，又要延遲到

「『靜*的頓河』完成以後了。」

「『靜*的頓河』可就？」

「是四卷的長篇。現在正寫着的第四卷是最後的一卷了。」

「到底主人公們的最後怎樣？」

「蕭洛霍夫又裝一次煙斗。」

「最後嗎？」——同志蕭洛霍夫從長椅子上站起來，走近窗邊去。——看*頓河吧，春天已經到了！」

從窗口可以看得見頓河。我們在他的書齋裡談着。這書齋像建在烏愛米恩斯卡耶村的科薩克白屋間的蔚藍色大廈上部的鴿籠。在『靜*的頓河』裡，屢*出現了那原來的地名。蕭洛霍夫就是住在這個村子裡。在他的房子旁邊，有寄宿舍。那是集體農場員的家。從這裡到鐵道，有一五〇軒以上的路

程。我們是爲了訪問他，乘郵政飛機到這裡來的。

頓河——正逢着初春。河上的徒步是不可能了。河岸的水水津津*地，正在融解着。啊，春天啊！這是不止一次給蕭洛霍夫描寫過的維敏斯卡耶的春。在這裡，假名非常容易理解。現在從書齋的窗可以望見格勒米耶齊山谷的春——『被開發了的處女地』裡描寫了的它。

「你說是怎樣的最後？是說格雷高里·梅勒霍夫的事嗎？」

「是他，還有阿克西尼亞，潘得烈，布羅珂費衣支，米支卡·卡細維愛和史得潘。」

「潘得烈，布羅珂費衣支，要在第四卷中死了。」

「是被殺的麼？」

「他是安靜地死去的。」

「那末，格雷高里？」

這時作家蕭洛霍夫的質朴，爽快的

拒絕了記者的好奇心。他用謙遜的答話，給我說明了「靜」的頓河」的第四卷對於他是最難的。就是在這一卷中，要雄偉地完結前三卷中展開了的那偉大，壯嚴的敘事詩。第四卷的草稿已經寫完。這是經過數次的增刪，而現在這位作家更加灌注精力於其每一章中。他還沒有給主人公的命運下最後的決定。——蕭洛霍夫直到現在還在考慮着茲利安頓這個人物。儘管格雷高里·梅勒霍夫到最後一章也還是活着的這一點，是明白的。他的地理的經路也是明白的。

蕭洛霍夫說：

——在第三卷的終末，梅勒霍夫在維西恩斯卡耶村指揮着潘菲斯坦維斯卡耶師團。從此，他要到北方去，譬如要向巴拉西夫地方進攻。此後，他不得不和白軍一塊兒退却到諾窩西斯克。

——然後就歸到韃靼爾斯基農園來吧？

——不！南方的白軍潰滅和頓地方的武裝鬥爭終結後，科薩克·梅勒霍夫就投進赤軍，加入第一騎兵聯隊，參加波蘭的戰線。

——然後就歸到故鄉，在故鄉住下來吧？

——不，不是這樣。他還參加暴動。梅勒霍夫的命運是非常地個性的。

我決不想在他裡面，把中農的科薩克根性人格化。

不用說，我打發他離開白軍，却不是使他變成布爾塞維克。他不是布爾塞維克！在第四卷裡，米支卡·卡西愛維變成了布爾塞維克。我想把他從後面引出，在他身上集中大的注意。可是使新的人物（其中也包含着布爾塞維克）登場，這是非常地困難的工作。

——那個，阿克西尼亞往後怎樣？

——蕭洛霍夫微笑着。不知有多少寄給他的信，都是反覆着這個質問。特別是

今天S.K.鐵道的齊爾諾亞爾斯卡耶站長，同志S.斯奇奇來的寫在鐵道用箋上的信，要求作家負責的回答。

——同志蕭洛霍夫，我要請你告訴我，在「靜」的頓河」的主人公們之中，誰是活着的？特別是有一些人，說阿克西尼亞是活着的，可是，這是真的麼？

——真的！阿克西尼亞是活着的，到最後的一章也還活着。她不能生小孩子。然而也不見得她有什麼很大的女人的苦痛。

——其他的主人公們呢？

——各人歸到各人的去處。在一篇小說裡，裝進這麼豐富的材料，像大家所知道的一樣，是很困難的。寫作速度的慢，也就說明了。從下筆的時候想起來，是很長的東西。也打算過再延長一卷。可是，這一卷就完結了。因為不先把這部小說寫完，恐怕要得寫八年呢。

什麼時候發表？

——打算在今年的夏初完成。

——掲載在雜誌上麼？

——打算躲避雜誌。

——躲避雜誌？爲什麼？

——在月刊雜誌上連載去拉讀者，已經够了，我想。雜誌應該掲載短的作品。到底爲了中篇和短篇必須把連續的長篇從月刊雜誌中掃蕩的時候，不是就過來了麼！這樣一來，也可以加速書籍的出版。

——實則在雜誌上是可以不必等待長篇發表完了的。

關於「靜々の頓河」，蕭洛霍夫再不能說更多的話了。第四卷的各章正在刪改，騰清。蕭洛霍夫一日的勞動是從早晨七時起，到底深才止。

——「被開發了的處女地」要寫成幾卷？

——第二卷就是最後吧。它的內

容，是一九三二年——集體農場設立的

時期。加入集體農場的中農的諸人物，和以前一樣是中心的人物。然而這件事，給與了事件展開的界限。最初，我打算在第二卷裡描寫牽引機分配局，可是到了後來，把這念頭打消了。到底在克拉米亞齊的山谷中，牽引機分配局是不可能的。從今日的集體農場自經過着的那種歷史過程的情勢出發，我也燃燒着去描寫使克拉米亞齊的谷間說出這停滯的時代，以及這一地區的人們的慾望。然而這個主題，不能不是新的小說。「被開發了的處女地」的第二卷——它是歷史。

——在第二卷，主題怎樣地展開？

——粗說起來，那些人物沒有多大的變化。必須把他們拉到一九三二年也未可知。只有那時，才能使各個性驟然開花。然而我預測到第二卷要比第一卷沈悶呢。

——登場人物是和以前一樣麼？

——是的。以泰維陀夫爲首的三個人舊是那樣的。西秋誇利老頭兒呢，我不想使他失掉他的快活。地區的人們變得聰明而且更文化的了。然而波羅費愛夫和齊摩菲，却參加了一個小的暴動。在第二卷，我不想添末節的說明，打算留一點可供讀者深思和想像的餘地。而且第二卷也和第一卷同樣，我要進行生活描寫。像週知的一樣，集體農場的生活，有很新鮮，興味很深的東西。並且，在我，所謂有幾分「諷刺的」的「生活描寫作家」這個術語，現在，我覺得已經失去那諷刺的鋒銳了。

——蕭洛霍夫使這個主題發展着，以異常的情熱，描寫着地區勞動者的典型。

——即是在現在，蕭洛霍夫也非常地關心着這種典型。他以地區的人們的債務者自任。他屢次的把他們和西歐的中間知識層比較，爲人類的善良，指導着地區的

人們對智識的渴望，以及世界觀的完全所感激。

——作家，在那裡面也包含着我把握着這一言詞在好的意味上的智識與文化。對於這些值得驚嘆的人們，我負着支付不盡那未盡的債。

地區的人們和蕭洛霍夫的關係，在個人上非常地親密。他從外國旅行歸來時，在地區委員會總會上，地區的同僚之前，都因為他旅行的時間過長而被責備了一頓。自己家裡沒有墨水或筆的時候，蕭洛霍夫就到地區委員會去取。他把「被開發了的處女地」每章不缺的在地區委員會讀給維西斯卡耶村的區前衛隊聽。並且現在他還浮起幸福般的微笑回憶着這件事情。

——我寫完了社會主義競爭的一章，就帶到地區委員會去了，並且在那裡讀了。康特拉得·瑪丁尼柯夫結局

怎樣才好呢？那標準對於我是怎樣地模糊。同志們思考的結果，忠告我為了使調子相合起見，應該把標準放低。我照那樣做了。此後，我接到了從集體農場的人們那裡寄來的信，在那信裡寫着這樣的話：「可是，康特拉得不是因為耕作競爭得太利害麼？」實即還是不能不把調子放低。

在這會話之間，他接到了郵件。是飛行環狀航路的郵政飛機飛到了這個村子，送來了報紙和信件。莫斯科的報紙已經遲了八日。蕭洛霍夫非常地高興——

因為從這裡到最近的車站也有一五〇里的路程。作家蕭洛霍夫是任得離莫斯科很遠。

——為什麼你要住在維西恩斯卡耶村？

——住在這裡就沒有為了創作跑到別處去的必要了。在素材方面，住在主

人公們的隣近，常常和他們會面，盡量地觀察着他們，實在是很便於工作呢。

——可是，讀者方面不會覺得離開太遠了麼？他們的信照常收到麼？

——照常的收到。

——很多麼？

——相當的多。

——要以百來計算吧，那些？

——那倒沒有那末多。

——到底讀者寄來的信有多少的樣子？

子？

——唔，現在達到數千了吧。

——到底是寫些什麼呢，讀者？

——詳細的事是同樣的。知識份子比之集體農場員，勞動者，地區的人們，不是少寫信給作家麼？一般的說來，這些信多是創作上的忠告。讀者對於幫助作者把主人公們寫得更完美的，感着純粹的興味。也有不少的非難。有許多信特別拿「被開發了的處女地」的

盧西卡的事來非難我。可是一部分忠告的信，是和我的創作上的趣向沒有差別的。讀者像我自己思念主人公們的事情一樣的勸告我。聰明的讀者的信，比起許多批評論文來倒算給我——所謂作者帶來了益處。

對於批評，作家蕭洛霍夫評價得不高。

——批評沒有帶給我什麼。它已經不是不足取，無意味。因為人們在批評着他們所不知道的事呢。批評家不是沒有爲了批評跑到別處去麼？特別是在最近，爲了肯定作家同盟的會員之中的自己，寧可照自己所喜歡那樣地著作着「科學的」著作。然而我却只在讀者的批評之中感到了感激的興味，創作上的趣向，苦痛以及歡喜。——所謂人間性正是在這種批評之中！

演劇化了的「被開發了的處女地」，蕭洛霍夫沒有把它評價得很高。現在這

劇在首都以及地方的劇場上演着。

——在電映中，我的命運很壞。「靜的頓河」不過是壞的映片吧了。由西摩諾夫急速製成的映片「被開發了的處女地」，也是類於苦笑的貨色。這不是「被開發了的處女地」呀！這在我是非常地不滿足的。從小說作成戲曲是不可能的。不知道是否應該寫作小說一樣的戲曲。

在關於「被開發了的處女地」之舞臺上的命運的談話之間，蕭洛霍夫接到了從莫斯科打來的電報。是從蘇聯國防人民委員會打來問蕭洛霍夫大概什麼時候可以到莫斯科的。蕭洛霍夫也是國防人民委員會的一員。

我們的會話終結了。蕭洛霍夫爲了回電給國防人民委員會跑出去。我們通過了笨大的書架，在上部的一架，並列着幾百本以上各種裝幀和形式的書，可是，那不過是「靜的頓河」和「被開

發了的處女地」兩種。書架上的是彙集了歐羅巴諸國的所有首都出版的十四種國語的翻譯。而在另一書架上，却不多翻譯的書。蕭洛霍夫自身，並不確實地知道他自己的作品翻譯成怎樣的外國語。

我們在街上分別了。爲了把這會話的紀錄郵寄到莫斯科去，我們不能不乘着馬，用四晝夜的時間走到鐵路去。

(載三月十日的伊士維斯奇報)

(子譯)

新年號創作預告

鍊.....俞鴻謨
天明(續完).....斐琴
亡命的故事.....陳達人
笑.....洪爲濟

生活的真實

(通訊)

張萍橋
辛 人

編輯先生：

這裡是一個十九歲的孩子向爾哭訴着他的不幸。

二歲父親便去世，母親千澆萬借送我入了學校讀書，為的爭那口人家看不起的氣。十五歲我滿着高小入了師範講習所，邁進關門大吉，翌年轉入中學，但因不能再升學而改投入××鄉師，不想現在為反對會考（那吃人的阻礙社會的會考）被革除了，我孤身漂泊到青島。

現在已託友人既安在××紗廠作工，每月工資八元，一天站着作工就是十二個鐘頭。這樣熱天，大人老爺們到莫干山廬山海濱湖畔避暑尚嫌不清涼，這裡室中却滿々の熱氣管子。沒有這個機器不會動，機器不動就餓死了我們。

在學校裡嗜好文藝東西，時常也學着字兩下，雖然寫上兩行自己再看也會覺得臉紅，但到了必須大哭大笑大喜大怒或沉默時必須寫兩句痛快時，便不自主的又寫下去，作去撕了，撕，再作，這兩篇東西是剩下來

一個無家可歸（家中實在不能歸了）孤身漂泊在外替人家作工的孩子，他的痛哭向誰訴說呢？除了以兩封信給媽。這寫便成了我訴苦的地方。像我這樣（還有更苦的呢）的人也多了，他們的喜怒哀樂我也想儘可能將他們說兩句。

周圍太寒冷了，滿佈着冷暗的箭，我是被包圍的犯人，但我却並着命在沒落——有機會我希望能夠半工半讀。……為了社會為了那窮困的母親，應該可憐我這年幼漂泊可憐的孩子！

敬祝平安！

一個孩子張萍橋鞠躬
1936.7.4. 於青島

二

萍橋兄：爾七月初寄給本刊的信和稿，因為本刊數月來在進行上稍形停滯，到現在才達到我們的眼前。也許這已引起爾的一點失望了吧？因此我在受囑答復爾的信件之後，馬上就來寫信給爾了。我們都是生在偉大的轉換期中的社會裡的青年，我們都在各種的領域上努力毀掉那定我們痛苦的根源，所以「冷暗的箭」是必然地要向我们掃射的。物質生活的壓迫影響到我們精神上的痛苦，但我們如果不帶着這「痛苦」來粉碎一切造成我們的痛苦的社會條件，那麼我們的痛苦更要不斷地延長下去的。我們有着成千成萬的火伴，我們有着一種純潔的烈火一樣的相互同情，這同情才是撲滅一切腐敗的欺騙，虛偽，野蠻的利器！從爾的來信裡，我們知道爾是一個有認識的青年，我們希望爾更能在這樣「痛苦」的環境裡鍛鍊得堅實起來。爾的稿子（兩首詩），是寫狹小的個人的感觸的，帶着一點感傷的氣味，所以它並不能

像這封說出爾的生活的眞實的來信那樣感動人們。我們寫來，是必說出生活的眞實，但日常生活中有些表面的瑣屑事件，並不能算是生活的眞實。譬如爾的「送別」，是敘述和明友離別時的「空氣裡盪漾着悽慘的句子」的情景，這種情景並不是沒有，這是有的。但爾的生活是處在舊社會制度的壓迫下，歷史的必然性要求爾的生活發展爲悲壯的鬪爭的生活，一點小小的別離的感傷，絲毫也不能充當爾的生活的眞實的。即使爾想寫離別的情景，也應該用更悲壯的寫法，表現出爲生活而鬪爭的情緒，這才配合着存在爾的生活中的歷史的必然性，也就是表現出生活的眞實。我曉得爾寫那兩首詩時的心境和情景都是「實在」的，爾的思想在那時的「痛苦」覺得和一個親密的友人離別是「悽慘的」，這是爾的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現象，因爲爾是剛從學校走進工廠裡去的青年，而過去在學校裡的環境，並沒有造成爾不把這離別看得那麼「悽慘」的思想，這就是說，爾在當時的生活體驗還很狹小，所以那思想

也是狹小的，用狹小的體驗和思想，怎麼能表現出存在我們生活中必然的眞實呢？現在，爾在體驗和思想上一定都有了進展了吧，那末爾應當時時把現在的爾和過去的爾比較，在這比較中爾可以得到不少的益處。

爾的精神是值得佩服的。望爾能實現中工半讀的希求。我們以後願意和爾多多的通訊，這便先行給爾一點答覆。祝爾努力，祝爾的媽媽好！爾的朋友辛人 十一月二十一日

巴比塞的人格 紀德

我到去年還不會和巴比塞會過一次面。我對於他的著作「炮火」都是非常地感佩但是這不妨礙我們之間或在文學上的意見之不同。所謂不同的見解，在我們初次會見時便立即消滅了。他前次去訪問莫斯科後是曾經來訪問過我的。

我們談論過知識階級 (Intellectuals) 創立國際左翼作家聯盟的事情。因爲那時法國的革命作家美術家協會還未完成其主題。我們已經決定了那計劃，但不久，他又想出別的那壯嚴的——文化擁護會議。

我從最初的會面時起，就被巴比塞底熱烈的信念，被那非常美的消瘦的臉孔，和被內的熱烈包圍着的他，惹起了熱烈的關心。我們之間忽然親密起來了。彼の誠實與堅決，他那對於偉大獻身工作，和他那使人深深起敬的事業雄辯，都是由心底裡發出來出的。

巴比塞的死是我們陣營的一大損失。在他的創作中，他已經顯露了如像不能不保存他那熱烈的聲音般的自己。(蘇契夫譯)

編輯後記

本刊自移到東京出版，在多大的困難之中，也終於出到了第二期，這實在可以自以為榮。許多人都以為在東京出版刊物，因為印刷的關係，很不容易不能脫期，不過我們以後也還要努力克服這一點困難。(洛)

本期登載了四篇創作，雖沒有作到一個理想的創作特輯的地步，總算也實現了一部分。至於這四篇創作的「好壞」，我們沒有那「權威」雜誌的自豪氣派，讓讀者自己去評定罷。(洛)

羅曼羅蘭的大戰時代的日記一篇，原文很長，現已將另印單行本，下期擬不再續登。(濂)

盧納卡爾斯基的「批評論」，是

作者死前發表的一篇論策，其中有一句話，即是：「假如藝術家始終任意下去，那是表示他不加入那個陣營，因之批評家的炮彈，便要始終向他身上放射。」我們想那些第三種的自由人，是有把這一句話，印在腦裡的必要的。(洛)

「蕭洛霍夫訪問記」，「島木健作的文學私觀」，「德永直的創作經驗」等篇，都是前進作家從創作實踐中得來的經驗之談，初學寫作的青年可以在這裡獲得許多寶貴的教益。(菲)

新年號已計劃了一個「世界文學新動向」的特輯，包含「蘇聯文學的新建設」「法國文學的諸傾向」「日本

文壇的新趨勢」「美國小說的開展」以及「英國文學的新動向」。創作欄在量的方面仍保持着這期的水準。如印刷上趕得及的話，還要加進幾篇關於演劇的文章。(菲)

伴着一九三六年的到來，我們已計劃了出版十二種文庫。沒有書店老板或別の後臺老板，進行這種工作是很困難的。希望讀在諸君多多的支持。(菲)

秋田雨雀先生於百忙中特為本刊寫了「看了中華戲劇座談會成功的公演之後」一文，洛因來不及排進，只得留待下期了。(濂)

投稿簡章

- 一、本刊各欄都歡迎投稿。(每月十日截稿)
- 二、來稿須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 三、稿末請註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稿截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 四、投寄之稿收到後，概不答覆，如不登載，其付足郵資者，一律退還。
- 五、來稿一經登載，當酌致薄酬。
- 六、來稿發表後，版權仍歸作者所有，惟本刊編集各門彙刊或選刊時，得自由選入。
- 七、投寄之稿本刊有酌量增刪之權，其不願意者，須於投稿時預先聲明。
- 八、投稿以未在他處發表者為限。
- 九、投稿請寄編輯者。

廣告價目

地位	全頁	半頁	四分之一	墨色
底封	五十元	三十元	二十元	二套
封裏	三十元	二十元	十元	一套
普通	二十元	十元	五元	一套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

東流

文藝雜誌 第二卷第二期

編輯發行者

陳達人

發行所

日本東京區橋本區戶塚町
一ノ五九七番地收明館支店

國內總經理處

東流文藝雜誌社
日本東京區橋本區戶塚町
一ノ五九七番地收明館支店

東京經售處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四馬路三二四號
電話九五二四號

印刷所

雄松堂書店
日本東京神田區神保町
渡邊印刷所
日本東京神田區神保町
一丁目五十九番地

本期零售洋 一角五分

定價

每月一期 一角
半年六期 六角
全年十二期 一元二角

郵費在內國外照加

東流文庫目錄

一 鍊

俞鴻謨作

內容包含「秀麗的手記」、「人的價值」、「追憶會」及「鍊」四篇劇作。都是作者初期作品中的力作。在那裡活現著現社會的腐敗、殘酷、虛偽、小資產階級的沒落……以及對未來世紀的期望。

二 初

期 斐琴作

作者的初期作品集

三 通

訊員 東平作

內容包含「一個人的成長」、「多嘴的警長」、「木柱的故事」、「通訊員」等八個短篇。

四 小虎的家

內容包含「笑」、「人與獸」、「將軍的像」以及「小虎的家」四篇劇作。是作者最好的收穫。

五 生命的歌

陳子鵠作

這是作者出版了「宇宙之歌」後的第二詩集

六 大戰時代的日記

羅曼羅蘭作
陳達人譯

這是震動一時的羅曼羅蘭的大戰日記。從這裡可以看見這位偉大作家對於戰爭的態度。此外附錄了他的「我走來的道路」明示了作者自己的成長以及成熟的過程。

七 鄉村的太陽 雍夫作

八 蘇聯小說集 辛人譯

九 日本小說集 張香山譯

十 法國小說集 張羅天譯

十一 英美小說集 俞念遠譯

十二 紀得的日記 孟式鈞譯

一、全部十二種，每種由四萬字至五萬字定價一律二角正。

二、前六種定於一九三六年二月出完。由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起開始預約。一九三六年三月預約截止。

三、後六種定於一九三六年六月底出完。由三月起開始預約。

四、預約前六種收洋一元。

五、不通郵免者可用郵票代價。

六、匯票及定單請寄本社。

東流文藝雜誌社啓